

蕉風



5201
3600



編輯人 ☐ 姚 拓
☐ 牧 羚 奴
☐ 李 蒼
☐ 白 姦

208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三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二〇八期目錄

封面設計 ○ 陳惜耀

煙霧紛飛 04 思 采

小樓昨夜 07 柯 彬

打倒…… 10 黃潤岳

淺介羅素 12 戴雪君

計聞 16 詠 姚 譯

羅素言論錄 18 禪定輯
林雪梅

拜一到禮拜 25 北藍鈴

那塊腐肉 30 歸 雁
在你眼中

武彝士商人 34 牧鈴奴

聖保羅山 36 藥 藥

詩說新語 38 藥 藥

也談賓特和荒謬劇 40 溫祥英

黃昏時候 46 江振軒

是那些日子 48 凌 高

希臘現代詩選 52 蘇濱郎譯

霓虹燈的熄滅 61 菊 凡

屬於人性的告白書 67 雅 蒙

風訊 94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的是，作品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稿費。目前的稿費不算高；如果蕉風的銷數增加，我們願意給作者們較佳的稿費，同時希望作者們給我們最好的創作。

思采

煙霧紛飛

真沒想到自己會落拓成這個樣子，你不說我也知道的。清晨起來盥洗，穿畢校服而又返回乒乓桌上睡去，超時的午睡，以及對着書本發呆的夜晚，都足以構成一面光亮的鏡子，都足以照出我落拓的輪廓。你也曾落拓過？你可曾坐在天台後的石級，迎着寒冽的風抽上幾根煙？你可曾站在欄杆旁，讓顫人的雨滴打濕你的衣裳？我就曾獨自坐在天台後冰涼的石級，倚着那根石柱和一排鐵支，蒼黃的石柱和黑漆剝落的鐵支。從黃昏到點燈的星夜，天色黯黑，歸鳥早逝，風和我對抽了好幾根煙，孌孌的輕烟，我的心思和亂髮，投奔風的方向。

我原不該告訴你這些的，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去保守那些人所謂的秘密，上補習的時候，我告訴我的學生昨天晚上我上酒吧喝酒去了。我原以為他們甚麼都不懂的，年紀輕輕的他們却問我酒吧裡的 Bar girl 在做些甚麼？我說，她們在和別人喝酒。世界的變幻真的太大了——我十歲那年，連酒吧是一種甚麼地方也不曉得。儘管樹枯花榮，儘管花謝樹盛，溪河仍長奔不歇；會幾何時，年齡已把我的軀體拉高，音色低沉，二十歲仍然是一株初生的竹筍，瘋狂的歲月，冷酷的環境和波動的情緒，打得我飄飄欲墜，岳武穆三十功名塵與土，二十歲不說也罷！

即使不說也不能忘記的。生命中的血跡緊貼在我身上，你會問我爲甚麼不把它們忘掉呢？忘掉？如果一轉身，可以把昨日沉痛的記憶忘掉，像忘掉戀人在車站痴痴的雙目和深情的揮手那麼輕易，我欲千轉萬轉自己，忘掉剪斷臍帶時給母親的痛苦以及呻吟。

你能忘記麼？午夜寒冷的天氣裡，狂風和樹葉吱喳着，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穿著襤褸的衣裳，臥在街那一頭的廣告下。四周蔓延着野草和枯藤，恐懼着蛇和虫蠍的嘈囂，恐懼返家的鞭打，那些淚水緩緩不絕的沾滿草葉。我安慰自己，那是寒露，那是昨夜殘餘的雨滴，矮牆外的三輪車夫在車內安詳的睡着，我仍在霓虹燈的虎視下與微閉的雙眼相恃。你忘記得了麼？早上起來，看到桌上的麵包和咖啡，我忘了昨夜只靠巴利和公共場所的白開水充飢的自己，已輕弱如一根乾枯的水草，重重的摔倒在桌子下，那種緩緩爬起的悲哀和難堪。還有腳上的鐵鏈，鎖過我幾個雨季的鐵鏈，我站在窗前，看着我的海洛，我的郊外和溪澗，在鴿子的雙翼上閃爍。這些呵這些，已經形成我身上的器官，扯下只不過會帶來更多的難眠。

重重的往事，猶如熱帶的灌木林緊密地在我肥沃的記憶裡成長，它們讓我認識痛苦，教我如何忍受痛苦。我豈是一個懦弱的人？我從不乞求別人的憐憫，也不會因別人的白眼而感到難過。這短短的十年，自我懂事以來，加在我身上的白眼，足夠編織成一件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棉襖。但我從來就沒有怨恨過，那個比我高一班的大孩子在我肚上的一拳，那舊日屋主的孩子用魚尾在我眼梢留下的鞭痕。幾年了，我相信他們回想起來，必會感到深深的歉疚。我常認爲每一個人的心靈都完美如初生的嬰孩——樹木總向上直升，有那一棵樹願意曲折自己？

所以當我的學生談到吧女笑起來的時候，我靜默地望着窗外，樹葉吃吃地笑着嚷着，唉！無知的樹。你和我的心靈間倘若有着一條分界線，猜疑、忌妒、怨恨和仇視便相繼產生了。我常比喻自己是某一類型的人，我尋求的是諒解，是人的通性，所以我看小情人逃亡的時候，我掉了淚。去年的一個深夜，我躺在床上讀着李潤福的日記，已經是深夜了，鐘敲二响，但我不忍釋手，一口氣將它看完。我覺得自己是幸福得多了，可惜我擁有一顆人的心，我一直埋怨家給我的溫暖。真的，一陣狂風吹起，你可曾想到多少人在忍受寒冽？多少人倒下？一陣暴雨急降，有多少人在抵抗沁人心扉的雨？告訴我，有誰願套上吧女的枷鎖？有誰願

招展神女的口紅？而當我醉醺醺回來的時候，狂喊說自己是墮落的青年，你以為我真的喜歡墮落這一個名詞嗎？我為自己的墮落而感到可恥。

我告訴你太多了，但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那雨後漲滿的河流的情緒，泛濫不已。這兩個晚上，我都在酒吧裡踴躍。我喝了不少過半打的啤酒，也為自己編織了一套美麗的謊言。你為甚麼要上酒吧去呢？何必這樣落拓？你說。

我是和一位遠方的朋友去的，我們每年只見面一次，你說我們不該慶祝慶祝嗎？

慶祝可以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去呵！像文華的翠玉樓，像……那是他的主意。

多麼令人滿意，堂皇和美麗的狡辯。我原是無意要去的，沒想到一場歷史的考試，竟使到我的輕盈，我的爽朗，我的坦白在兩個半小時內消逝。二十歲的感情，意志，仍像童稚的志願，風的志願，四處飛揚。

離開酒吧的時候，走在感覺裡不平坦的街上，便覺得自己是樂隊裡發出的音符，在動盪的氣層裡，不知該飄向何處。回到宿舍，躺在硬繃繃的乒乓桌上，才覺得那種地方實在不能適應自己。那是另一個世界，响的是滾盪敲打的音乐。誰是普西尼誰是李斯特誰是舒伯特？在酒吧裏，我只是黑暗中自己手上的一點煙光，我沒有甚麼可以炫耀，也沒有水手的手瀾。我在為吧女的醜態而悲哀？我已失去為她們悲哀的資格，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尊雨中的泥像，再也沒有完整的形像渡江了。

這些無謂的都不該和你提起的，我在你心中的地位可能迅速的下降，但我沒有失去自己。這兩個晚上，就讓它們是旱季裡的枯葉吧！讓它們在我肩上脫落，讓它們在我的腳下腐化，讓它們滋養我吧！

我正在鞭策自己：我身上的責任，朋友們對我的期望和你給我的動力。鞭打我吧，責任呵期望和動力。我正坐在天台的石級上，如果有人跑來問我：有甚麼心事嗎？我會從口袋裡遞給他一根香煙，遙指着遠遠的山頭說：不老的青山，因雪白頭；無憂的綠水，因風縐臉。然後我會繼續抽我的煙。

柯 彬

小樓昨夜

鐘指着十一點。鐘下有爐火幽幽。整個晚上，我們坐在鬆鬆的地毯上，傍着爐火，她說她的，我說我的夢話，聽唱機裏轉呀轉的你的心靈的風車，喝一點綠色的薄荷酒。十二點的時候風車還在轉。我站起來。我說我應該回去啦，再遲就搭不到火車了。然後我放下酒杯，慢吞吞圍上圍巾。謝謝妳的薄荷酒啊，我真想再喝一杯。

那麼就再喝一杯吧。

我真不想出去，小樓裏這麼暖。小小的火焰在爐裏搖擺，我的手掌乾燥，她的兩頰通紅，我們的影子幽靈樣在綠牆上伸縮。我喜歡這棟小樓，小樓的主人有很好嗜好。窗是彩色的玻璃鑲的，窗外有琳瑯的小鴿子籠，不怕人的白鴿，高興了就飛到屋裏睡。屋裏堆滿稀奇古怪的畫，稀奇古怪的箱子，稀奇古怪的門簾。搭搭搭。搭搭搭。竹筒串成的門簾。推開門，外邊的風刮得好大呵，鬼一樣的氣候。氣象小姐軟綿綿地說：今天刮大風，晚上可能還有雷雨呢，他們說今年沒有春天啦，哈哈。哈哈。於是傍晚從畫廊裏出來，我一點也不怠慢，用最快的速度在風裡趕路。只是經過這裏的時候，她坐在木梯的扶手上，嘿，她說。我嚇了一跳。實在我從來沒有看過她，不是同學，鄰居，朋友，我只是一個陌生的男孩子吧了。

，在人家的國家裏做人家的外國人。嘿，她說。而我却那麼笨拙，緊張得嘿也忘記回了。她的長髮在風裏飛舞。嘿，她說。上來喝一杯咖啡吧。

再見。我打了一個哈欠。春天如果我來，我要帶我的錄音機，我有一卷DONOVAN，妳說過妳也喜歡DONOVAN的是嗎，那個詩人一樣的歌手。我還有一些蕭邦的唱片，「蕭邦在星光下」，啊我最喜歡蕭邦了。妳應該聽一些古典的。其實我根本不懂音樂，純粹是主觀的愛好和敏感。我一面說，一面慢吞吞穿上外套。但是現在，聽了整晚上的風車，再聽一點蕭邦在星光下，妳就會知道蕭邦有多美了，而其實妳這張風車也很有一點蕭邦的味道。然後我走下那道斜得可以的木梯，木梯在風裏搖呀搖，吱吱吱。妳應該找人來修理這個梯子的，上來時我就那麼說了。妳不怕嗎？搖得那麼厲害，隨時都會塌下來。而她却滿不在乎地搖着滿頭長髮，把木梯踩得雷聲響，嚇死樓下三個滑滑板的小毛頭，圓滾滾的房東太太跑出來尖聲抗議，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天天上下幾千次都不怕，你還怕嗎？你還怕嗎？哈哈哈哈哈笑呀笑，笑進小樓裏。

我並沒有喝那杯咖啡。晚餐過後，她倒一杯檸檬水給我。然後天黑了，風好像更大了。等風停再走吧，她說。把風車放進唱機裏。（我才不會那麼傻告訴她氣象台說今晚可能有雷雨啊！）整個晚上，風車就轉呀轉。我坐在地毯上，月亮正正地嵌在窗上那片紫色的玻璃裏。告訴我一點東方的神話吧，中國的神話，有關月亮的神話。有一個年青的箭手，有一個美麗的妻子，天空裏有九個太陽，我就那麼開始。后羿。嫦娥。吳剛玉兔金蟾。啊她說，我最喜歡這樣子的中國神話了。於是我的興趣來了。我把聽過的所有神話都搬出來了。織女。牛郎。變孔雀的某某夫妻。變杜鵑的某某皇帝。變蝴蝶的某某戀人。直到我口渴了，她倒來一杯綠色的薄荷酒，只喝一口，立刻暖到我手指尖。脊椎骨裏。（OH SUMMERWINE!）直到電視裏的蝙蝠人映完，新聞報告開始：太陽神十一號第一位太空人已於七月二十日晚十時五十六分二十秒涉足月球啦，報告員的聲調響着平時沒有一種興奮。一種大驚小怪。我看看她，她看看我，忽然我們笑了。無可奈何地笑了。然後我說不下去了。嗡嗡嗡嗡報告員的聲音在我耳裡振盪：WE CAME IN PEACE.

WE CAME IN PEACE.

WE CAME IN PEACE IN PEACE IN PEACE.....她把電視扭熄。

有子規。啼月小樓西。

春天如果你來，這裏就不會那麼蕭索的，每一家門前的小草坪上都擠滿桃和李，紫羅蘭和鬱金香。黎明時候，如果有霧，在這些小街小巷裏走，就像賣花女那個電影一樣——你看過那個電影吧？你有沒有讀原著？你能告訴我電影裏爲甚麼一定要有一個不同的結尾？我覺得很多餘——記得伊莉莎從教授家裏跑出來，年青的愛人在街燈下看她嗎？花巷。就是那種味道的花巷。藍色的。朦朧的。詩意的。

是的我會走過這裏。在秋天裏。我甚至會迷失在那些條條相同又條條不同的小路裏，也會希望永遠迷失。我喜歡那一列列頂古典的小排屋。雕鐵花的白色的黑色的金色的欄杆。鋪石板的路。光禿禿的整排整排楊柳。柳下跳繩的小女孩。建房子的小女孩。一二三。一二三。金色的小辮子飛揚。棉布娃娃躺在少有車輛行走的小巷裏。洋台上有白髮蕭蕭的老太太，微笑着在搖椅裏針織。大白貓在細花裙下撒嬌，抱着絨線球翻滾。鴿子飛過。呼嚕呼嚕。昏昏怎麼來得那麼靜呢？誰也沒有發覺。一種花香，老得那麼憂鬱，淡得那麼淒楚，若有若無，在晚風裏影樣跟着你游移。畫廊。畫廊。畫廊。也算不清到底有多少間不同情調的畫廊躲在這些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的街巷裏。古銅的街燈。鵝海鷗的電線桿。爬紫色籐的矮籬芭。寶草莓和櫻桃的馬車走過。咯咯咯。一種十九世紀風情，響在清脆的馬蹄聲裏。

別巷寂寥人散後。

望殘煙草低迷。

赤脚的長頭髮男孩，赤脚的長頭髮女孩，舞會散後，從酒肆裏魚樣游出來。而月亮跳呀跳，跳到第三個窗口上第四片橙色的玻璃裏站住了，而她還是懶洋洋地躺在那裏，風車轉個不停。而她甚至沒有站起來，沒有一點要送客她表示，我的來是那麼偶然，我的去也那麼隨便。天。我們甚至還不曉得彼此的名字，我又想起徐志摩的「偶然」了。晚安，我說。謝謝妳的酒，妳的晚餐，妳的音樂——

她沒有回答我。她大概睡了。我走下木梯。我回到風裏。

閒思錄之四

打倒……

黃潤岳

從我的手能舉起拳頭時起，我便開始喊打倒帝國主義。最常出現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其次是英國法國德國。到我再大一點，我不願跟着別人叫口號的時候，美國已列入帝國主義，而且後來居上，取代了日本。帝國主義到底是甚麼東西？我一直是不甚了了。總之不是好東西。可是英國人倒不以爲忤，他們自稱爲大英帝國。美國人好趁熱鬧，便把紐約那座世界最高的房子叫做帝國大廈。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打倒帝國主義成了濫調，已經不吸引人了。於是，便有打倒殖民地主義。殖民地最多的是大英帝國，荷蘭法國也不少，幾乎每一個歐洲的強國都有。廿多年來，也給打倒到快要光了。

殖民地主義也是一個不好的名詞；不然就不會要打倒。可是大英帝國的政府，專設一個殖民部，還有一個殖民部大臣。對他們來說，殖民部也和內政外交一樣，是政府的行政部門之一，並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

亞非的許多殖民地都獨立之後，殖民地主義便完全被打倒了。再要打倒甚麼呢？要打倒，一定要打倒一個甚麼主義才有味道。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社會主義，打倒三民主義，打倒

共產主義；到目前已進展到打倒修正主義了。今後要打倒甚麼主義，誰也不能逆料。不過，一定有一個主義要被打倒，那倒是必然的。

如果我們套用「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是××的動物」，我們也可以叫出一句口號：「人是喊口號的動物」。連我們參加宴會時，也會有人領導三呼：飲——勝！

只要我們高興，我們可以任意高呼打倒任何主義，任何東西，甚至任何人。當我寫下這個题目的時候，在打倒兩字之後，既不能畫三個圈，那便暗示打倒某某人；也不可加四個×，那又可能暗示是打倒某某主義。所以只加上一串小點，那就無所不包，而又沒有作任何暗示。

凡我所反對的，固然要打倒；那些反對我的，更加要打倒。還可推衍到不贊成我的，或是不贊成的。大大的叫一聲打倒……心中便會有輕鬆之感。多叫兩聲之後，還會有滿足之感。一叫再叫，便會有人響應，這便是同意。大家一叫，便有廣大的群眾支持。於是，乃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宴會中，大叫飲勝，情形也相同。一呼百應，響徹雲霄。但是，在宴會中，有年紀較大一點的，他們有的想叫，卻叫不大聲；因為他們從未叫過，有點難為情。有的不屑於叫，喝酒就喝酒，叫它作甚麼？有的中立，你們去叫罷，我舉酒杯就算了。

飲酒而叫飲勝，既不是打倒甚麼，也不是擁護甚麼。然而在宴會中，仍有老成之士，不願隨和。在社會上，情形也相似：有更多老成之士不願意跟着別人喊叫。這樣一來，他們這一群便是頑固份子，死硬派，封建殘餘；可能還加上一頂新帽子：修正主義。再進一步，要把他們也列入要打倒的黑名單；於是，便來一個：打倒……

我翻看一些古書，找不到打倒的例子。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再早一點，有「時日易喪，予及汝皆亡」。真正要打倒的時候，也有口號，卻不用打倒，而是「弔民伐罪」；歪一點的話，便用「替天行道」。

時代畢竟是進步的，一切都求簡便，一切都求簡單明瞭，打倒一詞，便是最好的例子。

淺介羅素

戴雪君



就像卡山德拉一樣，我是被指定來
預言浩劫且不爲人相信的。她的預言已
成爲事實，我誠摯地祈求我的預言不會
成爲事實。

——羅素

羅素，是個不需要太多介紹的名字。並且，他的生平及事蹟也可在不少中文書籍裏找尋得到。然而，當我們見到沙特等人的存在主義的言論瘋魔整個世界，而羅素的思想及言論卻遭世人忽視及誤解時，這無疑是件痛心的事，也可以說是，整個嚮往於真正自由世界的人的一大損失。

羅素的真精神若不為人們瞭解，也許他所預言的：「人類的滅亡將會在下次或再下次的世界大戰中發生」將會成為事實。如果我們再不為這殘酷的事實想些改變現狀的辦法，我們將難免滅亡。

在哲學上，羅素認為數學原理可簡化為邏輯。而關於這數理哲學，筆者所識有限，但無庸置疑，羅素在數學上所起的革命性是無可比擬的。

羅素認為，一個句子如果所顯示的是事實的話，那句子才是真實有意義的。如果一句子不能加以證明它所表達的事物的話，那句子不能被稱為事實。

羅素在知識論上的態度表明了他是個實證論者。研究羅素的著作時，對他凡事都採取懷疑論的態度，是我們首要明白的地方。

羅素首要反對的是任何的狂熱主義，因為對任何一種意見的過份執着，就等於是排斥及無理性的拒絕接受任何其他的意見。在此情形之下，衝突將無可避免。而在這充滿戾氣的世界，容忍纔是冀求和平共存的一大條件。

羅素雖然是橫跨兩個世紀的唯一哲學家，卻認為自己並不知道甚麼是哲學。曾經有過批評家認為羅素每幾年便改變一下他的理論。無疑，這是真實的，而這也就顯出羅素對真理尋求的謙虛態度，不惜以今日之我來攻擊昨日之我，祇要這會帶來最終的真理，以及最完善的人類生活的指導。

在心理學上，羅素並不執着於心理分析及行為主義間的歧見。他運用心理分析學的習語解釋兒童時的一切行為，也以行為主義的科學方法解釋人類的一切行為。但，他心目中及筆下的心理學卻同這兩個學派所說的全不相同。在接受諾貝爾獎的演講詞中，他認為人類最基本的本性是佔有慾、虛榮慾、爭鬥慾以及權力慾。

從這些基本人性的要求出發，羅素想出了以和平的競爭、打球、賽跑、下棋、文藝的創

作等活動來轉變人因尋求榮耀而走向戰爭及傷殘別人的心理。

在宗教上，羅素是個不可知論者。他認為任何的教義所根據的祇是些無可證明的盲目的信仰，而不是植根於人類的理性上面的。

他反對宗教的盲目性。而更嚴重的是，任何的教條對異教都缺少了一種容忍，以致任何更合理的論說皆會被不合理地消滅。世界因此少了一種可能進步的動力。

而任何真理的自居者，皆假「真理」之名以得到無上的權力。更無可避免的是，這個權力的擁有者會祇為一己的利益服務，而使全人類成為這種思想的奴隸。

承上幾點，羅素在政治上相信着政府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但是，另一方面，羅素也考慮到政府這個組織所要求人們的行動一致。在這個求同的世界中，個性自然會逐漸消亡。

在民主社會中，人們雖有投票權以制裁政府首要的決定，但，個人的力量在此情形下，是微弱到根本看不到的，而任何個人行動之成效是微乎其微，且必須經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的努力才能希冀略有所成的。因此，政府的權力是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約束的。

因此，羅素認為政府必須靠道德教育來維持使不墮落。而祇要有一個偉人出，能造成一種輿論的力量來約制政府的措施，那麼，這個時代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時代。

，羅素的反越戰論招致了許多不必要的誤解。然而，任何接近過羅素的人都會清楚認識到，羅素是第一個指出共產主義致命弱點人。

羅素一生都在和人類所愛好的仇恨、戰爭和教條主義作鬥爭。羅素永遠是個領導人類，免除苦難，走向更光明世界的指導者。

對付仇恨羅素提出了愛。因為，這世界祇有愛才能促使人們放棄鬥爭，而走向合作。他的性愛自由論及婚姻論帶給他自己無窮的災難。但，羅素不會因此而放棄了他對愛的信念。現在，當我們都能自由地談性的教育問題而不會感到羞愧時，我相信，這位九十六歲的老人為此也應為之而感到安慰了。

對於貧窮，羅素認為節育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正視地球的物產及礦藏正在逐漸減少的事實。在此一增一長的情形之下，飢餓及貧窮將無可避免帶來爭奪食物的戰爭。而人

類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因此，爲使人類能生活得更好，除節育外別無他途。

針對教條主義，羅素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的主要方針。羅素以爲教育的目的不應祇是知識的傳授，當然更不應該祇是傳授一些政府認可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應培養出一些有獨立思考頭腦的英才。

羅素與他第二任太太所創辦的學校雖然失敗了，然而，他的教育理論卻爲我們大家接受了。雖然，很多政府祇是在口頭上爲此理論服務。但，我們有信心說，在不久將來，這會無可避免成爲事實。

祇要人心不死的話，無論在如何困難的情形下，我們都應有信心盼望光明的來臨。

對於戰爭，羅素認爲科學的發達幫了政府不少的忙。科學的發達使政府能有更有效的控制其屬下的人民。另一方面，科學在戰爭武器的進展方面，使政府有了更大的力量來控制言論。

因此，羅素認爲科學家如果沒有一種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話，科學將把人類毀滅。

羅素根據這些，來反對以威廉·詹姆士爲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他認爲科學家不單應該考慮他自己所發明東西的效果，更應重視自己的發明有無其必要，以及估計此發明可能帶給人類的利益及災害。如果災害是大於利益的話，科學家應認識到自己沒有理由來創造此一發明。

如果，人類再不認識到羅素的預言，即使我再樂觀些，我還是認爲：「讓地球上的人類滅亡吧！因爲如此愚蠢的人類並不值得救贖。」

最後要提的是，羅素曾通電譴責蘇聯政府佔據捷克的侵略行爲。由此可見他對強國侵略弱國的行爲是如何深惡痛絕了。

訃聞

羅素自撰，寫於一九三七年

詠姚譯

當羅素伯爵在九十高齡逝世時，他與遙遠的過去的關係就此告終。他的祖父約翰羅素公爵在維多利亞時代任首相時，曾往愛巴探訪拿破崙，他的祖母則是那年青虛僞者的寡婦的朋友。羅素年輕時，在數理邏輯方面有輝煌的成就，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怪誕態度指出他缺乏理智的判斷，這種缺點在他以後的著作中愈顯得清楚。也許這可以歸咎於他未曾在普通學校中受教育，直至十八歲為止，他一直在家中由導師指導，之後，他進入劍橋的三一學院，一八九三年成為數學學位的第七名優異生，一八九五年成為榮譽校友。在以後十五年中，他寫了不少學術界所稱譽的著作：幾何學的基础、萊布尼茲哲學論、數學的原則、數學原理（與懷德海合作）。無庸置疑，數學原理（這本對當代如此重要的作品）之能成為劃時代的傑作，大部份歸功於懷德海博士，正如懷氏以後的作品表現出，他具有羅素所缺乏的精神、深度和見識。雖然羅素的論辯很有技巧，但它們忽

略了超乎邏輯之上的更高理想。

這種精神深度之缺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愈覺明顯。羅素竟然偏強地認為，既然戰爭是罪惡，那麼政治家的目的在於迅速結束戰爭，只要英國保持中立，讓德國勝利，這個目的就不難達到；當然，說句公道話，他從來不諱言比利時受到無端的迫害這個事實。這種缺乏原則性的錯誤看法可能是受他長期研究數學影響所致。在戰爭中，他不時大聲疾呼只要結束戰爭，無論接受任何條件都成。三一學院很正確地遞奪了他講師之職，而且，他會在一九一八年入獄數月。

一九二〇年，他完成了在蘇聯的短暫訪問後，對當地政府並無留下任何好印象，跟着他在中國逗留頗長，對當地的傳統文化的理性主義及其十八世紀的遺風流韻讚賞不已。其後，他將自己的精力放在提倡社會主義，教育改革，以及對婚姻比較隨便的道德觀念上。但有時他亦寫一些不屬時事性的文章。他的歷史著作的體裁和雋語，對於不留心的讀者，往往掩蓋了他所堅持的古舊的理性主義的淺薄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並未在公眾前露面，就在它爆發前逃往某中立國。但在私人談話中，他仍然說我們僱用了一羣殺人成癖的瘋狂者互相殘殺，任何有理智的人必須迴避云云。在這個時代，我們真是幸運，很少人再會持有這種看法。我們以為英雄主義在其用途之外另有價值。真的，不少會是屬於文明世界的已經頹毀，但任何能正確思考的人都不會以為，那些在爭鬥中為正義死去的人死得冤枉也。

除去其放縱方面，他的一生仍然有一種不合時宜的連貫，令人想起十九世紀初葉的貴族的叛徒們。他的理論很古怪，但雖然如此，它們指導着他的行動。他的私生活並無在他著作所見的刻薄，反之，他是滔滔不絕的能言善辯之士，真情處處流露無遺。他有不少的朋友，但都比較短壽。無論如何，他在老年仍然生龍活虎，這自然可以大部份歸功於他的歷久不變的健康情況，因為在他的晚年，他像米爾頓一樣在政治上是孤立的。他是一個已逝去的時代僅存的碩果。

羅素言論錄

譯輯者：禪 定 林雪梅

(一) 哲學

a、哲學的目的在於找尋出一個組成這世界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哲學也嘗試着去發見及估價盡可能完善的生命。（不受歡迎的論文）

b、哲學介於神學及科學之間。如神學般，哲學觀察那些並沒有一定知識的事物。如科學般，哲學使人類追尋真理而不是趨附權威。任何確定的知識屬於科學的範疇，任何教條屬於神學。神學及科學間有一無人地帶。此無人地帶受着兩方面的攻擊，而這無人地帶便是哲學的領域。（西方哲學史）

c、人的環境決定人的哲學觀。相反的來說，人的哲學觀對於環境也有決定性的影响。（西方哲學史）

d、在這個時代，哲學所能帶給我們的主要益處是：如何在缺乏肯定感之中生存而同時不被懷疑所癱瘓。（西方哲學史）

e、哲學是不尋常的，它巧妙地思考一些可能錯誤的思想。（不受歡迎的論文）
f、哲學上最大的難題是——分別出現象及實際的差異處，分別出事物的實質以及表面的形狀。畫家是祇求知道事物的外形和注重實際的人，而哲學家卻希冀知道實質。但，哲學家的求知慾卻比注重實際的人強烈得多，而對上述兩問題的答案感到困難得多。（哲學的難題）

g、任何意欲成為哲學家的人都必須不為荒謬所震驚。（哲學的難題）

h、科學是已知的知識，而哲學是未知的。（邏輯與哲學）

i、哲學是一種運用如下字眼的學科：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先驗的與經驗的，確定與不能確定的，普遍與特殊的。（哲學的難題）

（二）心理學

a、人類的不幸可以分為兩類：（一）那些由天然環境所加諸在人身上的；（二）那些由別人所形成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人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人。（懷疑論的論文集）

b、我以為人加諸在別人身上的罪惡的主要源流是兇殘的情緒而不是無思想或無信仰，但替那些情緒掩飾的往往是思想和原理。（懷疑論的論文集）

c、我們只愛那些憎恨我們敵人的人，所以當敵人消失時，我們便找不出有幾個我們應該愛的人了。（接受諾貝爾獎時的演詞）

d、爲了個人利益，人漸漸成爲羣居的動物，但爲了他的天性，他又喜歡獨居；所以我們需要宗教和道德來加強或激勵個人利益。（西方哲學史）

（三）宗教

a、對宗教的反感有兩種基礎，一是知識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基於知識上的反對是我們找不出理由來認爲宗教是真的。基於道德上的反對是：宗教生長於一個比今日更殘酷的世

界，因此，有可能延長此種不人道的力量，而且打擊今日正在萌芽的道德標準。（爲甚麼我不是個基督徒）

b、別人告訴我們，這世界是由上帝創造的，而上帝更是全善全能的化身。在祂創造這世界時，祂已預見了這世界包含的痛苦及悲慘。而因此，上帝對此必須負起全責。（爲甚麼我不是個基督徒）

c、任何一個人的言論成爲絕對的真理，而又有一批專家解釋他的言論時，這些專家就會因爲他們是真理的唯一持有者而得到權力。正如任何特權階級一樣，他們用這些權力爲自己的利益服務。（爲甚麼我不是個基督徒）

d、作爲一個哲學家，如果我說話的對象是有哲學根基的，我以爲我應該說自己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因爲我不以爲有一個完善的論據，能證明上帝並不存在。

但如果我要使街上的販夫走卒得到一個正確的印象的話，我以爲我必須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因爲當我說我不能證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時候，我應該趕緊聲明，我同樣不能證明荷馬時代的衆神是不存在的。（懷疑論的論文集）

e、如果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個來源的話，那麼，上帝第一個需要有一個來源……。如果你問我：「誰造我？」這個問題是無可回答的。因爲這問題提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誰造上帝？」（爲甚麼我不是個基督徒）

（四）政治

a、政治理想必須建基於個人的理想上。政治的目的在於使到個人得到一個最好的生活環境。（政治理想）

b、我是民主政治的堅決信仰者。民主政治須要容忍及自制纔能推行。在一個義務同權利沒有分野的地區來推行民主，宣傳家必將面臨失敗。（不受歡迎的論文。）

c、判斷任何政治和社會機構的標準是：它們給予個人的損害和益處的程度如何。（政治思想）

d、在政府權力逐漸膨脹時期，人們要求自由的願望也就越強烈。（權威與個人）

e、好的政治組織可以從兩方來減弱暴力與控制別人的慾望：（一）多多給予創造力發揮的機會，使教育朝這方面進發；（二）減少「佔有慾望」的出路。（政治理想）

f、「多數暴政」是個真正的危險。這錯誤在於我們認為多數人的決定必是對的。事實上，對任何新的問題，多數人的結論卻是時常錯誤的。

g、倫理和政治的最主要問題是：如何使社會生活的需要與個體急迫的慾望互相調協。（不受歡迎的論文）

h、自由主義所推行的政策是：個人的自由發展，在公眾安全的前提下容忍個人的絕對自主權，以及在政府的政策中盡量減輕和消除狂熱。（不受歡迎的論文）

i、無偉大的個人，就無偉大的社會。（世界之新希望）

（五）共產主義

a、共產主義者雖然在口頭上追尋人類的福利，然而，我們卻可以從他們的言論中看到，他們心中的恨意是比愛更強烈的。（到自由之路）

b、一個階級在社會上無論怎樣有害，但若教人仇視此一階級，就是注射毒液進社會制度去。當此仇恨的直接目的達到時，這種仇恨的情緒會成為習慣而仍存在，於是尋求新的對象來仇恨。倡導社會改革，應由積極方面着手，不可採取消極的辦法。應多強調未來的美景，少談現在的醜惡。（世界之新希望）

c、布爾雪維克主義（即共產主義——譯者註）對內是貴族式的專橫，對外則驕武好戰。（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d、宗教以教條作為信念來控制人的生活方式，而並不理會事實，甚或推翻事實，所用的手法則是泛感情的和極權的，並不理會知識的指導。以此觀之，布爾雪維克主義實在宗教而已。布爾雪維克主義者拒受科學證據，這不過是智性的自殺而已。（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e、將權力付諸於少數的秘密警察是一種澈頭澈尾的殘酷、虐待和愚民政策。貧窮、仇恨、鬥爭是共產主義的溫床。（我為何反對共產主義）

（六）權力

a、在所有人的慾望中，最主要的是爭權力和榮耀的慾望。（權力論）

b、如果愛好權力是有益的話，它一定要與權力之外的目的相結合。（權力論）

c、規範各種團體所具的權力，將是個困難多端的問題。一個大原則：應將一切不致妨礙大團體從事實現其目標的工作留給小團體去實行。（權威與個人）

d、戰爭是增加近代國家權力的主要因素。（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e、民主政治原在抑制權力的濫用，但政治煽動家爲了博取人心，往往將這原則付諸流水。（權力論）

（七）倫理觀

a、我所贊許的理論可稱爲「價值的主觀性」：當兩個人的價值觀念有所不同時，這並不是變方對真理有所爭持，祇不過是變方的口味不同而已。（宗教與科學）

b、倫理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前者將一個團體的總體慾望加諸在個人身上；後者，相反地，它可以使個人的慾望變成屬於一個團體的。（宗教與科學）

c、鄙視幸福就是鄙視其他人的幸福，而這是對人類的憎恨的一種美麗的托詞。（羅素的回憶錄）

（八）性與婚姻

a、假如原子戰爭過後，只剩下一對兄妹，我們應否讓人類絕種呢？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題，但我不以為當我們回答「應該」時，只用亂倫是大逆不道為理由。（人類社會的政治與倫理觀）

b、婚外一切性交，基督教認為都是不道德的。另外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所有的性交，甚至是婚內的，都是可鄙的。前者的意見實由後者而生。……很明顯的，凡對性抱這樣態度的人，性關係多半是獸性的，粗暴的，有如禁酒令下的偷喝一般。愛的藝術被忘卻了，婚姻也獸化了。（婚姻與道德）

c、男女平等的要求，並不只關於政治的事體，而且關於性的道德。（婚姻與道德）

d、沒有愛情的性交不能使我們的本能有很深的滿足。……沒有愛情的性交，沒有甚麼價值，最多只能視作為愛情而做的一種實驗而已。（婚姻與道德）

e、現代社會關於愛情的充分發展，還有一個心理障礙，即許多人怕不能保存他們的個性。這是一種愚蠢的恐懼心，是比較近代才有的。個性的本身並不是一種目的；個性必定要和外面的世界多多接觸，既然接觸，必不能孤零獨立。玻璃箱內牢籠着的個性會凋謝；能自由與人羣接觸的則會更充實。愛情、子女、與工作是繁榮個人與世界的源泉。在時間上，三者中以愛情為先。

（九）教育

a、任何人都會很自然的要求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是，這種要求，在知識上實是種罪惡。（不受歡迎的論文）

b、人類在堅信任何一種信仰的情形下，開始分化成幾個狂熱的信仰者，堅信着自己的無聊為不可侵犯的真理，而其他的言論皆為可詛咒的囁語而已。亞利安同天主教，十字軍同回教，新教同舊教，共產主義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狂熱爭執充斥了過去的一千六百年。而祇要一些哲學知識就可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所信仰的任何真理皆是無任何理由作為支持的。（不受歡迎的論文）

（十）科學

a、曾經有人告訴我們，信仰可以移山。但是，沒有人會相信這點。現在有人告訴我們，原子彈可以移山。每個人都相信了。（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b、科學最真實的一點是，增加了人類的力量。（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c、農業技術的進展也許可能暫時解除人類缺糧的危機。但是，如果，人口繼續依照現在的人口比率增長的話，這些小小的進展將會顯得不足。（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十一）戰爭

a、在和平時期，我們可以憎恨我們的鄰居，但在危險時期，我們必須愛他們。（權威與個人）

b、戰爭是唯一使人感到必須聯合在一起的動力。（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c、一是我們任由人類走向永恆的滅亡，一是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的自由——自由的殺絕我們的敵人的自由。（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北 藍 羚

拜一到禮拜

禮 拜 一

早上，我最早到校，在簽到簿上寫三個正楷。我不喜歡用英文，好像其他同事那樣，畫龍畫鳳。我是「烏鴉」。

翻看早報，已成為一種習慣。我每天比人早，爲的是翻一翻報紙。如果派報的小孩來遲了，我就覺得渾身不舒服，好像有什麼的忽然少去一樣。

七時四十分，上課鐘剛敲過，派報的小孩才匆匆把報紙送來。

我不管校長的眼色，先睹爲快。

到中午一時三十分，我一口氣講足九節課。

我在辦公處休息五分鐘，把作業簿弄好了，便離開學校。

下午又同學校負責六十分鐘的課外活動。弄得來，夕陽西下，倦鳥回巢啦！而我的步伐也踉蹌起來。

忙了一整天，疲憊得很。

晚上，只讀了兩章「談文學」，不甚瞭解，便迷迷糊糊地睡去。

禮拜二

早晨，因為填肚子，到校剛好聽到上課鐘。
第一堂是算術。

三年甲班，三十六位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和馬來西亞小姐所組成。

這一架担子，不好挑。

今早，我又再講 $111=16$ 的加減法。

前一個星期，我才講過呖吋，有幾個平時頗不肯留心聽講的孩子，把西瓜南瓜，混亂了，演算起來 $111=12$ 哩。

我大發雷霆，折斷一根白粉筆。

事後想想：大概他們是生意頭腦吧！

下午，把最後一章“Suboh”看完。

作者“Aton Long”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大學講師。

如果我們肯虛心地向他看齊，成功是屬於我們的。

俗語說：不怕慢，只怕站。

緩慢如蝸牛者，最終牠也爬上牆頭。

想來想去；還是自己刻苦一點，把根基紮好來。

禮拜三

從學校回來，老二交給我一封信。原來是考試時間表。

考期在即，我却沒有把刀磨好。我想過五關，要斬五虎，不免有點茫然若失起來。今年，我實在沒有時間好好地讓自己坐下來，專心唸一點書。

老大、老二吵，打架。老三撒尿，哭。

老大問爸爸要書看。老二要找「奶頭」。老三牙牙地在我耳畔唸三字經。

此之所謂天倫之樂。我常常自嘲。

妻看見了，無可奈何。她也只有一雙手。管這三個大人物，國家未來棟樑，非同小可。不是我和妻這兩尾翻白眼的小鯽魚所詭及。

妻看見我拿着時間表發呆，她笑地說：怕什麼呢！你的頭不是最硬嗎？

是的，我這輩子不知道上了多少回沙場，這一回，又算得了什麼？且看老夫手段如何！我不禁滿懷信心起來。

禮拜四

前天 11-11-12 那幾個傢伙，早上表現不錯。叫他們演算，都有進步。

中午，最後一節是上一乙國語。教了幾年國語，我發現他們對某些字彙的發音是不準的。尤其是潮籍小孩，常常弄出許多笑話。

可是，今天的別開生面，連我也按捺不住笑起來。

我叫一個孩子站起來重述 "Ini penyapu."

他站起來，大聲說："Ini pong-nia-bo."

全班同學嘩然："Apa ni?"

睡半個鐘頭午覺醒來，精神飽滿。

晚上，重讀 "A pattern of islands"

記得，那年，在校時只讀了半本。後來擱下，我也一直沒有把它看完。那位教我們英文的印度老師，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孩子。他第一天來上課，我們還以為他頂多不過先修班學生。有幾位佻皮的同學想為難他，弄一些數學難題問他。他肚裡明白，一一的給解答了。

後來，校長介紹：這位小老師，原來是馬六甲等榮譽學士。我們不禁面面相覷。不久，他也就出國去了。我也離開學校。

今天，他已經是 D.C. 了。

我呢？

一男二女的爸爸，滿頭尿水，烏煙瘴氣。

禮拜五

每個禮拜五，我都覺得心曠神怡。一週的工作，就要暫停，把包袱卸下來休息。我怎不手舞足蹈夫？

Jum'at，國語老師要去祈禱，半天便告退了。下半年，華語老師把担子挑起來，走最後一棒。我吸滿一口氣，開步走，直到絨線觸到鼻尖，鐘聲一响，我才抬起頭來：起立，敬禮，老師再見！小東西忙排隊回家。我到辦公處，先灌一大杯白水，快哉！

黃昏，落着霏霏細雨，天色陰暗，我亮起燈火，在窗前讀「漱玉詞」，別具一番滋味。

入夜，雨還淅淅瀝瀝地下着。

小東西都睡了，我落得無聊起來。

從桌上，翻開「中學」的課程，勉強讀了兩章，索然無味，隨手推到一旁，然後，打開204期的「蕉風」讀期之的海員手札，趣味盎然，而剩下的幾篇，也一口氣讀完。

臨睡前又讀了一章“Salih Asohan”。

禮拜六

六點半，最小的傢伙起來大鬧房間。我想睡一下懶覺都被鬧翻了，心裡有點氣。

星期六上咖啡店看報紙，已成爲一節課。

近來我已大「裁報」，家裡只剩下一份，聊作裝飾。

日前，蕭冰從吉蘭丹來信要我剪稿，他知道我一向喜歡集報。沒料到，我現在已經是打游擊了。如果自己的「寶貝」亮出來，才想法弄一份回來。

以前所集下來的報紙，好大堆好大堆的全放在柴房裡。老鼠搬去做窩。母雞弄來生蛋。妻用來墊東西。一些時日已久的，都呈黃色，好像要腐啦！我也懶得去整理。

不集報了。看見有自己喜愛的文章，或是有用的資料，我便用剪刀剪起來，貼在幾本簿子上。

，分門別類，以後要用時容易找。

中午，落起毛毛雨，後來越落越大。

我把“A pattern of islands”讀完了。

「中舉」的東西唸了三章，強迫自己記下一些字彙。

一邊讀國文，一邊讀英文，常常會弄得頭昏腦脹起來。

晚上，寫兩章小品。這兩章東西的腹稿打了幾天。晚間只是把它產出來，好不快樂，作鷄叫三聲，是爲慶祝。

禮拜

「嗚呼城外寒小子，禮拜鐘聲到木床。」

禮拜日，心情沒有週末那樣開朗，因爲好些事情將跟着禮拜的屁股後面來。

玩的時候，忽然想到：明天還得早起，打足精神來賣氣力，興趣便大減，不能盡興，不夠暢快了！

禮拜天，我不愛出門。

記得：當慧適、慧樺、綠穗、丘梅他們還沒有離開，每個星期天，我們幾乎都在居林碰頭。我們在樹陰下茗茶，談文藝，談讀書，談抱負。結果，他們都飛了，留下我和梁國。

我飛不起來啦，我想。

半夜，忽然雷雨交加。

我從迷迷糊糊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安樂椅上，睡着了，並不是在茫茫的大海中。想飛，却落到動蕩的海。

一陣茫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做夢了？

（六九年十月于威省）

歸雁的詩

那塊腐肉

這是一粒爛瘡

一塊長痛的皮下層

血的紅腫

同樣的顏色和血型

在無知中浪費

流湧一條紅河

愚蠢的浩劫崩潰

似濺在白紙上的墨汁

似右手砍斷左手

再讓片腳砍斷右手

刀刃本無辜

痛恨烽火的煎熬

却有自焚的慷慨

一座鼠疫猖獗的死域

一陣彈雨

聽兄弟哀號

黑色的濃煙吹拂不了焦臭

火光閃爍得很不美麗

每具骷髏都有兩隻深陷的眼孔

會告訴你一則味道很苦的故事

沒有結構

情節是一片淪痛而蒼白

沒有一個有人性的人會為你譜歌

或為你可怕的無聊鼓掌

沒有歷史會愉快地記載

因為它比北冰洋更冷酷

這神話不會流傳

不會吸引許多聽眾

這靜默的污流

靜默，讓詩人的足踐踏

讓許多冤魂失所

這是很醜的

包滿黑水污穢的臭蛋

它的殼沾滿了母親的血

在你眼中

給我親愛的母親

不能數盡的蒼老
必在你髮上爬滿
如籐蔓，你的額
你的眼
你的憐愛叫我長不大

我必孵化，必長大
你的體溫
你的每句慰語
是每根火柴
我擦亮以照路
但何時
你會說我可分担你的體重？

如果我是跪奶的羊
或反哺的鴉
願飛斷雙翼
把感激在口中傳給你

在你眼中

我永是沒有舟的船長

雖我已起錨

但我會想起你把時間挽留了一次又一次
飲風的日子

我必高吟一首詩

或以懷念的望遠鏡看你

牧羚奴

武彝士商人

觀者在岸上焦心

泳者的笑開在深藍中的紅珊瑚

土地太醜

海，妊娠期的

生產

比往年更美的魚

多多螃蟹

偷看我們的房屋滑行

岸上的人家，說河內也有流浪者

那麼羞於見客

也沒有一條蛇藏的水根
記得炊煙來往

我們

武彝士貧窮的民族

想手刃

以斷桅的劍

那養蠅的商賈

去年的椰子

油都搾乾了

給嚼薯葉的孩子們

一盒唱歌的火柴

給妻蔗糖。我們放纜了

明月點着燈燈下點着急流

海，露出鬼頭

生活像一對爬滿了紅蟻的

亂摔的手臂

一九六九年十月卅一日

藁 藁

聖保羅山

葉在牆外綠，苔蘚

在牆上綠

雲蓋下，地酷裡躺著寂然的十字架

信步而過，步過

那蜿蜒至三寶公的雲層

步過，山麓塊塊古物的斑駁

在歷史的椅背上

有男女這樣子輪掉貞操

陌生的歷史，被摺得很皺

很髒，伴奏著蝙蝠的舊糞

很臭，一味讓自己流亡

幾番自嘲

而風景終究是兩岸

永是兩岸

暫且忘却河中的沙數

忘却。聖芳濟亦僅是巧工雕出的石像

而殘缺蒼老，沒有勝利

且看苔蘚，就這麼繁殖而上

上去，是全幅意義的詮釋

遂知我亦不能不死吻一根香草不放

至我壞盡

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馬六甲

詩說新語

詩在服務作者之餘也服務「群眾」。因為詩是一種特殊的享受。

物質生活的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空洞」(Hollowness)，使到在學院派的典籍中鑽研的男生在沐浴時高呼女生前來「觀賞」而視此為「有趣味」的消遣。所謂詩的「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必將隨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日趨簡化而簡化。在登月打破神話的時代，民主，禁令，甚至戰爭，應該早已收藏在博物館的「索引」中。這些名辭在我們腦中再現時，已是定型的概念 (Concept) 了。所謂詩人，將和魔術師，脫衣舞孃以及政治領袖在某種性質上無異，他們彼此間身份的不同是來自對「生活方式」(pattern of life) 的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以消耗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就在消耗的過程中為自己的虛榮，也為群眾的飢渴服務。

六九。十二。十五

說「詩國」是「無政府狀態」僅言及「詩」所應具有的本質，這是從理想上說。事實却是：在「詩國」中，大詩人與小詩人的分別永

速存在。縱使沒有「首相」或「秘書長」，「第一書記長」或「第二書記長」之分別却必然在「詩國」的史書上存在。因為詩人與詩人之間的「才智」是沒有等號的。這種區別是由歷史作證的，因此，「含冤莫白」的現象必將不會出現。

一六九。十二。十七

所謂詩人，其本質之一是「無意識的導師」，因為詩在提供消遣之餘也教育「群眾」，這也是詩之所以為詩，或藝術之所以為藝術之本質之一。詩人的「心意」轉化成符號，在讀者將符號「還原」的這個過程中，便已滲雜了「教育」的成分。對這種教育的認識，我們只能說是「發現」，而不是「發明」，它毋寧是無意識的。它在詩人與詩人之間的「經驗交流」中也發揮同樣的作用，它絲毫不受時空所限制。

在「詩國」裡，「藝術良心」(Artistic Conscience)應否存在只是「選擇」而不是「是非」的問題。因而，詩人與詩人之間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殺害」，必沒有「無罪」與「有罪」之別，關鍵僅在於詩人的歷史眼光以及他對自己的才智之運用而已。在詩人「反映現實」之際，這也是他所應該洞識的「詩國」中之「現實」。

六九。十二。十八

更多的時候，我之為我是過去之我與未來之我，剎那之我的把握並非玄虛，唯它毋寧是無意義的。詩之為詩，是我凝鑄一連串過去之剎那與未來之剎那（無數無數無數現在之剎那或將成為現在之剎那的累積）為永恆，或為「終極情境」(Ultimate Situation)。縱有一日我的骨頭斷滅，我仍在。

七〇。一。十一

溫 祥 英

也談賓特和荒謬劇

拜讀了蕉風二〇七期黎顯君輯的關於賓特，覺得還有些可以說的，現參閱 JOHN KERSHAW 的現代的舞台一書，再談談荒謬劇和賓特。

照 KERSHAW 的看法，自二次大戰以後，戲劇的寫作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廿世紀五十年代前的戲劇是寫給文人學士讀的：因此它的體裁是文學的，脫離了當代的語氣和習慣。但劇本不是文學的一支，戲劇就是戲劇，是被人觀看的，而不是被人閱讀的，它能否成功的傳達思想或感情，並不全然依賴文字。賓特的歸來的第二幕一開演就只有動作而沒有對話，這維持了二分鐘那麼久。

五十年代後的劇作家已瞭解到戲劇和文學的分野，而他們的劇作更能深入地探討和表達現代的生活和精神。

五十年代後崛起的劇作家，被人分為兩大類——自然主義的或現實主義的或荒謬主義的劇作家。但這只是幾個名詞。他們主要的不同則在於他們的出發點的不同。JOHN OSBORNE，ARNOLD WESKER，MAX FRISH 等的出發點是欲使觀眾在感情上跟劇情緊緊的牽連在一起 (INVOLVEMENT)，而他們的主角總是一

個非英雄或反英雄 (ANTI-HERO)；也就是說，一個平平常常的凡人，如觀眾一樣平凡。另一方面，荒謬劇作家如賓特，尤乃斯柯，畢克，紀涅等，則盡力隔離觀眾 (ALIENATION)。他們的目的是避免觀眾在感情上跟劇情達到密切的關連，從而產生許多難題或混亂。他們故意提醒觀眾：他們無非在看戲，看一個模仿的處景，一齣虛設的故事。這一來觀眾能理智的批判劇作家提出來的問題。

前一組的劇作家被籠統的稱為自然主義或現實主義作家。但這兩個名詞不能混為一談。自然主義是可見和可聽的生活表面的模仿。它對形式比對內容來說是來得更恰當的。假如一個劇作者忠實地重現每天的語言的節奏和習慣，包括一切的不合理處，一切吞吞吐吐的遲疑，而沒有嘗試去組織或誇張這種語言，而假如他的背景也是真實生活的處景的反映——那麼，他是採用自然主義的技巧的。但他可能並不關心我們所認識的生活中的動機或感情，或一種由平凡的經驗所得來的生活觀。如果他這樣做，他就是個現實主義作家。

換句話說，現實主義是關於一篇劇作的內容或主旨。自然主義是關於一篇劇作的表現方法或形式。自然主義忠於可見或可聽的；現實主義則忠於思想或關係。所以，不自然的做的就是做作的；而不現實的則是虛假的。

荒謬主義的定義則比較混亂不清，尤其當它被應用在尤乃斯柯和賓特，這兩位迥然不同的劇作家。基本上說，荒謬劇「表達一種感覺：這個世界是不可思議的，更不能被組織成價值的系統——由於宗教的衰退，對國家主義的信仰的衰退，對進步和社會主義的信仰的衰退，和由於二次大戰後的幻滅感。」(MARTIN ESSLIN)

這個定義並不能使人太滿意。賓特並不著意要表達這個時代的難題。他只是要寫戲劇。而對他來說，一間有一扇門的房間就充滿着戲劇性的可能。誰會進來呢？以後又怎樣呢？這是他所關心的。

老實說，荒謬劇不能歸類於某一種定義，因為在舞台上，它們的意義跟閱讀時的意義又不相同。荒謬劇的定義就如它們的觀眾那樣衆多。最主要的，荒謬劇

使戲劇重獲詩意：文字在某一時間中具有一個以上的意義。當一個場面也具有一個超越演出時的意義，那個場面也變成有詩意。荒謬劇能如此的成功，正是因為這種神祕感。這種神祕感使荒謬劇在感情上有非常深沉的刺激和影响。

以下是 KERSHAW 對賓特的門房的看法：

幕啓時，米克正坐在床上，房裏充滿廢物。他只有獨自一人。他慢慢的瀏覽房間各處，凝注吊落天花板的一個水桶，然後坐得靜靜的。忽然間，不知在屋內甚麼地方，一扇門被碰响。米克站起來出去。一會後，另兩人上台。一是大維斯，一個浪子；另一個是亞斯登，米克的兄弟。他剛剛才把大維斯從咖啡店的扭打中救出來。他們說話。大維斯說得很多，亞斯登靜靜的，說得很少。浪子在房裏過一夜。翌晨，自己一人，他開始檢閱房內各物。忽然間米克進來而嚇了他一跳。

第二幕開始是幾秒鐘後。米克，瞭解他正支配着大維斯，跟他玩欲擒故縱的遊戲。最後讓他租或買屋內一間套房，開價高得怕人。亞斯登回來。當浪子知道這兩人是兄弟後，米克出去。

從這時開始，故事主要是描述大維斯選擇那一方來附和。兩個兄弟，獨立地，都欲聘請他當門房。他的難題不是接受或不接受，而是應該答應那一個兄弟。最後，雖然他已接受了兩人的邀請，而且在不同的時間中，會成為兩人的心腹之交，他依舊被兩人叫他走。兩人都沒有真正的需要他。幕落時，他正在無力地又無用地要求亞斯登護他住下去。

這故事非常簡單，但所含的隱義却非常的複雜。隱義存在於人物中，他們每人都活在空想中，而每人都決意保存住這個空想。浪子相信他像其他的人一般的有用。其實比起某些人——如鄰居黑，甚至住過一個時期瘋人院的亞斯登——來得更有用。他所需要証明他的身份的只是他留在 SIDCUP 的証書。不幸的是，他只能步行到 SIDCUP，而他的皮鞋的處景是如此的可怕，他不相信它們能把他帶到 SIDCUP 去。可是當亞斯登替他找來一雙好皮鞋，他却必須拒絕。否則他非去

SIDCUP 不可，去取那根本不存在，或縱使存在也對他無用的証書。他取一個假名——真金士——來更進一層的保護他自己。

另一方面，亞斯登相信他將把屋子改變成一系列的套房來出租。但開工之前，他必須在花園中搭一間小屋。這小屋就像証書一樣，只是空想中的自我証明（SELF IDENTITY）。這小屋是不可能被搭起的，否則他必須証明他能把屋子改變成套房，証明他是個設計師和能多藝的人。這就是爲甚麼他不能收留大維斯當門房。米克則夢想着把屋子改變得非常奢侈。他把自己看成一個忙碌、屋主型的生意人。他不能把屋子改變，只因他兄弟的懶惰。當然，假如亞斯登真的把屋子改變了，米克就必須要証明他是如他所想像的那麼能幹。所以他必須退而聘請一個門房。

這種自保的氣氛導致張度和焦慮，尤其是大維斯。他是容易被嚇和自我辯護的。他不喜歡潮濕或下雨？他害怕電流和器具。而當他沒有說謊時，他就推托。事實上，三人都異常孤單。在感情上，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孤立的，困囿在自己的空想中。甚至連米克對亞斯登的兄愛，也是假的，爲了怕浪子找出真相。他們每人都沒有真正的目的。爲了彌補這方面的缺乏，他們發明空想的目的。假如連這些空想的目的也被滅了，他們就沒有甚麼剩下的了。

他們每人都不願面對自己，因此他們的處景是不會改變的。大維斯必須繼續流浪，永遠擔心着沒有証書；亞斯登必須繼續收集零零散散的材料和工具，而避開真正的工作；米克則必須跳來跳去，最少使人錯覺他充滿魄力和努力，有很多的事情必須照顧。

雖然這一切都很明顯，戲劇的終場語氣是抑悶的，近乎悲劇的。大維斯，一向都忘恩負義，不可靠和具有貳心，最後不能住下，雖然他如此絕望地需要跟那房間搭起某種關係。賓特把這一秒造成深深地動人，深深地悲哀：

大維斯：我將怎辦呢？
稍停。

我將去那兒呢？

稍停。

我可以住在這兒。我們可以搭起你的小屋。

稍停。

如果你要我走……我就走。你只要說一句。

稍停。

我要告訴你……那雙皮鞋……那雙你給我的……它們竟很合用……它們很合用，也許我可以……下去……

亞斯登不動，背向着他，站在窗前。

聽……假如我……下去……假如我……取了我的証書……你能……你能……讓我……你能……如果我下去……而取我的……

很長的沉默。

幕下。

這是萬分有力的寫法。我們竟深深的同情這個不值得可憐的人。

賓特不但有異常有力的戲劇感，使他能够把平凡簡單的處景轉變成深含禮義的，意味深長的刹那——時常負荷着恐怖——同時他的對話也是獨一無二的，它很趣近每天的語言，但同時又比它更有詩意。

另一特點是，三個人物都描繪得很有深度。雖然那兩兄弟圍繞着大維斯活動，可是這並不是他的戲。他只是要參加進去，而那兩個則要拒他於外面。而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說話姿態。亞斯登的是慢慢的，小心的，清晰的。米克的是故意辭不達意的，使大維斯莫測高深，因而覺得焦慮。而大維斯的是推托的，他用模稜兩可，用推托來保護自己，來遮掩自己。

賓特是用語言來表達人物的。他的人物面對着基本的難題——生存的難題。他們沒有理想或感情上的糾纏；可能他們已超越了這一切。理想和關係只是個人的遊戲，藉以探尋出他們的本性。但真實是必須要面對的；而真實不存在於外界

中：它是自我。

賓特的人物，關心着自己，有時是可笑的，有時却是擾人心安的。其實，連那幽默感也存着恐怖，因為我們認識它是如何的趨近真實生活。他的人物關心着生活瑣事，如大維斯埋怨他沒有鐘，不可以知道時間的遲或早，這種對瑣事的關心，是賓特的劇作的關鍵。一個人的生活中，總消耗在牽掛着瑣事和無關宏旨的事物中，因為他是利用這些瑣碎來跟外界連繫。拿去了他所依靠的小物件——如鐘，鞋，紙等——他就無所措施了。

劇作家的任務是提出問題，而不是提出答案。荒謬劇作家正在這樣做，以他們的玄喜劇 (DARK COMEDIES) 或他們的傳達的失敗 (NON-COMMUNICATION)；同時，他們使我們深深的陷入劇情中，而他們本身則站在劇外。他們的人物，每個都是重要的；他們沒有把注意力全部貫注在某一位主角上。人物的存在並不是為了點明處景；處景的存在反而是為了闡明人物。

荒謬劇也被稱為傳達的失敗劇 (THEATRE OF NON-COMMUNICATION)。賓特認為人們不能互相傳達，乃因他們不願揭示自己。傳達是危險的，它揭露痛苦的，不需要的事實，所以它必須被避免。

這並不就是說門房是充滿絕望和恐怖的，當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是不遠的，而狹窄的房間外的世界也是未知的，但他的劇作具有如此深沉的幽默感和魄力，使這齣劇擁有一種鼓舞的，近乎解放的效果。喜劇和悲劇是並重的。

舞台可能變成更荒謬，但同時也更公正和更正確。

黃昏時候

江振軒

那時候是黃昏了。

你從小店出來，背着布袋，向着彎彎曲曲的黃土路緩步。暮靄沉沉，壓駝你的背和你的蹣跚。

便想起隱入遠遠的、山凹裡的那間木屋，那一縷孤獨的炊煙。一忽兒，彷彿居住在木屋裡的不是你，而是我似的，那些像暮靄沉沉的悲涼，盡落我心。

暮色還是我揮去了。

啊！孤獨的白髮，你的心沉不沉？

夜，很快就來的，而木屋在四五哩外的山凹。

四五哩的黑夜，四五哩的虫鳴，四五哩的林濤，四五哩冰涼的星光。要是我，會一邊行一邊哭着回去的。

但我知道你不會這樣的。你走了好幾年這樣的夜，披了好幾年這樣的星光。你會讓煙草，點點滴滴的，焚去那些長長的孤獨，讓斷續的咳嗽，咳去你茫然的寂寞。

過了多少年的孤獨？又還要孤獨下去，蒼蒼的老者，或許孤獨已是你的一部份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起你的一生？你的明天，朝陽微露的日子？黃昏時候，你會不會嘆息？這些，或許你不會想起，或許你已忘記了，就像你忘去仰首朗笑的姿態那樣？可是不知道爲甚麼，我會爲你的黯淡而難過。有一天，你在木屋裡倒下的時候，爲你的撒手而悲傷的，恐怕只有木屋的默然和衆樹企呆的靜穆吧。你知道，在不同的黃昏裡，有些老者，有繞膝的呼喚，有伺候的殷勤呢！

而你並不擁有這些，除了孤獨與寂寞外，你一無所有。山林的看顧者啊！山林也不屬於你的。

山林的看顧者，你就住在山凹裡的那一間木屋。第一次隨他們上芭場，看了你的木屋，在衆樹的蔭影下，却看不到你。後來回程中，迎來你的孤獨，我們一車的歡樂，反襯出你更孑然。再一次回首，你黑色的影子更孑更渺。

以後，你常來小店，帶了幾粒木瓜，向小店鄰居的人家換錢，然後在椰花酒寮買一個醉醺回去，然後在彎曲的黃土路，拉着嘍哩咕嚕的話語，就這樣常常要披著星光回去。

去芭場的時候，跑去你的木屋。木屋中常沒有你，可是總以爲你會蹲在木屋的蔭影裡，蛛網的縱橫中。你在的時候，就是坐在屋前的木頭上，微顫的手，捲著煙草。想問你孤獨不孤獨。煙圈的悠閒，似超然物外，那神態不知道是孤獨還是在忘我？

等到我們離開了芭場，留給你的又是廣大的靜寂。那些遠遠的澗水聲，微微而起的林濤，隨風而來的鳥語，不知道會否掩去你的寂寞？少了我們的聲息，對你有沒有兩樣？

常常，林濤起自無星無月的晚上，總彷彿看見木屋，在夜的風中，不住地顫抖，不住地顫抖。

（六九年十一月六日稿）

是那些日子

凌高

1
午夜過後，越來越清晰且很有旋律的潮聲，像泛濫的簫聲，綿綿不絕地湧入我的耳膜。我望出海，只觸及漆黑的一片，看不見朵朵綻放的浪花。我好失望。偶爾，遙遠處一盞孤立的燈塔映入眼瞳，我驀然發現自己的孤絕與落寞。

「你看見我站在山上，山色雖美，你也該想到的一些是冷冽、陰暗、茫然。……我真想跑下山來。」

好幾次，我把思采的話咀嚼了又咀嚼，於是，就這樣莫名地激動起來，等到我把一顆心平靜下來，側過頭看見正在酣夢中的朋友，更倍覺自己的孤絕與落寞。

後來風呼號着打海面上奔來，我感覺有點寒意了，才把窗門拉上，頹然埋進沙發上，落在冥思的荒原裏，就像和神對坐的那副模樣。聽見了朋友的打鼾聲，我真想把他們搖醒，叫他們陪我把黑夜從撲克中遣走；然而，我知道自己不會那麼做的。想起下午獨自踩長長的沙

灘的情形，潮聲就在我腳旁，此刻的心情，我想是不必詮釋的了；低沉加上失望，我於是把自己假設為一枚破貝殼，窩沒在潮汐的昇降中。

我一直胡亂地在想着一些甚麼，也把這些甚麼都從腦海裏擠掉。我也曾一度想找尋某種超越，但我也只有失望。我也警告訴自己要好好地生活，在潮聲之外，然而，我始終在欺騙別人，欺騙自己，而且，每一次我都為自己找尋了一個比較適合的理由。

世界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美好。

在一位純真的少女的手冊中，我這樣寫道。這是我在極度失望之下的心聲。雖然，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寫這句話時的心情，可是，我知道自己已經開始懂得如何去判斷生活。

當我讓自己墮入沉思，我似乎忘却了很多很多，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太傷感了一點？然而，這是不重要的，想起時間，想起聽潮的三天，日子對我彷彿陌生了。當我把雙腿垂下，我害怕自己會突然迷失，真的，我的沉默常常就是根源於此。

這一夜，我不曉得自己如何睡去；只是，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

2

離開了美麗的海湄，潮聲却仍似在我耳際響着，由此可知自己對聽潮的日子有幾許的懷念，雖然，在那些日子裏，自己也曾一度生活在低沉與失望中，然而，這是不能抹煞一切的。

不是嗎？一些朋友在那座高樓上，仍然不斷地跳着土風舞，唱着歌，企圖再生活在聽潮的日子裏，可是那些日子已逝，而他們除了像我一樣，只能懷念，又能做些甚麼呢？

遠離了潮聲，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老是呆在那座高樓？也許是害怕寂寞吧？家的平靜常常使我忍受不住。那兩天，我就住在那座高樓上，還有幾位遠方的朋友。我們有時候聚在一起談笑，有時候出外跑跑，有時候又把時間花在撲克上。我們都是年青的，那些日子屬於我

們，我們佔有那些日子，為何我們不能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呢？

這可不是因為我擁有太多的時間，而是離校後，我一直不曉得該做些甚麼好？

「畢業，使我茫然。」

羅密歐的茫然，我的茫然，加起來，所得到的是更多的茫然，我要擺脫這些茫然，所以我跑去聽潮，去笑，去玩……。我不是消極，羅密歐也不是。

我想起了有一晚，我就陪着那幾位遠方的朋友在撲克中打滾，直到凌晨五點，大家疲倦了，都各自去睡了，我仍沒有倦意。我把燈熄了，在沙發上坐下，並沒有睡去，只怔怔地凝望着天花板。當時，我驟然發覺自己改變了好多，是真的變了好多，然而，我却不明白爲甚麼。

我始終以爲自己是生活在笑聲中的，誰知道當我抹掉眼眶的潤濕時，我才驚覺到：原來自己的內心竟是那麼的貧乏。我感到無限恐懼，我的靈魂好像接近了崩潰的邊緣，那麼無可奈何呵！

3

住在高樓的最後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差一點也給忘了，直到將近午夜時，跟一些朋友和遠方來的女孩子到露天茶座去時，才突然想起，但是我沒有告訴任何人。當時，我抬起頭，瞧瞧前些日子發現的那顆星是否還在，然而，我很失望，天空是一片深湛的黑，之後，我就處在沉默中了。

我已經不記得那一晚朋友們談些甚麼，好像是關於女孩子的一些，我不大記得，我只記得自己曾經笑過，很大聲地笑。

後來有人無意間提及抽煙，我突然興趣起來。我抽過煙，很多次，但是這一次却是在女孩子的面前。思采把煙叫來，幾位朋友和我都各銜了一支，當時我就覺察到遠方的女孩子的

驚愕。她們真的很驚愕，我看見她們頻頻搜索的眼光。

驀地，我有點兒後悔在她們面前抽煙，然而，當我想起賴敬文與思采的一句話，我遂釋然了：

「我們不是爲某一個人而活的。」

凌晨一點多，回到那座高樓，思采叫我來談詩，他還買了一包香煙，可是我只向他笑笑。後來我們拿了吉他到走廊上，一邊抽煙，一邊胡亂地彈弄着弦絲，唱着歌。我告訴他十二點以前是我的生日，他說要請我吃粥，但是我說，十二點已經過去了。

當我想起該有人替我唱一首「生日快樂」時，思采已經去睡了。於是我便輕輕地彈着「生日快樂」的調子，在心底和祥地唱着。

這之後，我就知道自己始終是孤絕與落寞的。

希臘現代詩選

蘇濱 耶 譯

自愛琴文化的花果飄入希臘以後，至公元前六世紀時，希臘文化已在地中海東岸射出耀眼光芒；它不但淹沒了尼羅河和兩河流域文明，且直接刺激羅馬文明，影響基督教文明，見證整個歐洲從昏睡之中甦醒過來。保存在亞歷山大城的古希臘文學作品雖只是一小部份，可是，只要你伸手摸摸那座大理石碑，你的指頭立即沾滿古老又長青的苔蘚。自古至今，因希臘諸神的恩惠而面貌秀麗的文藝工作者，算也算不清楚。而提起繆斯，更不能忘記希臘。這個國家的詩人的名字，也是成串的。可是，希臘人並不因為「除了基督教以外，希臘人幾乎是近代世界所能誇揚的一切東西的創造者」這一類出自深愛的盲目讚美而偷懶起來。他們的詩人，現代的希臘詩人，並不因為「我的祖宗比你淵」就真的「躺在海邊看海鷗」。以下所介紹的四位，便是希臘現代詩人的一部份，當老一輩的詩人忽然「中止」之後，他們更為勇往直前。他們都很年輕。

Tassos Denegris 作

詩三首

1

讓樹

變成樹的

時候還沒到來

日子像是艱辛的

午後和巨光照耀的客廳的門戶

仍然關着

一些孔雀

在那兒等待奧斯卡獎

女侍們拿着水瓶四處走着

日子像是艱辛的

而通過一朵在洞中的雲

一個帶鼓的跳傘者

突破空氣

2

這孩子的頭使空間相聚

給霜

增加新空間

雪不變成這個城市

一些謀殺大審案

沒有勝利

在此雪中

在庭院中生鏽

那婦人在床中

仰臥

床的欄杆是外界的界線

其他的人

銀行家，癲瘋病患者，卡爾，足球隊

一個緊密的世界

要你屈服

3

在這不合理的超脫的歡樂之時刻

你可以看到死亡

常別的人在康寧廣場不知不覺地走過

死亡就在他們身邊跟他們在一起

佯裝一個彩票的售賣者

謹慎的穿着棕灰的毛織衣

他襟上帶着無能了的老兵的徽章；

當他想到某人

也許有人已經發現他
他就變成一個司閻。

我應該趕快

描寫今天早晨我在六樓
所看到的一切。

現在我能看出紀念儀式
和預測是怎樣被創造出來

那每日的歌唱和時間表

那富人和懦弱者

習俗，祖宗，和妓館。

這就是因何沒有人能看到死亡
在康寧廣場在今晨的七時。

我剛好及時來看最後的表演

他已經打扮成一個售賣人，身在案前，
他有小小的紅風車

當風起時

風車像魔鬼一般旋轉。

在這奇異的歡樂中

在這神經不服從心智的狀態中
記憶被解放，自由地行走

像一個在空中玩把戲的走索者

在這不講理的國家裡
以自己挫敗的肉體
全身是力，獨立
你能清楚看到婦女潮濕的沙漠
你可能抓住旋律的脊椎
也抓到死亡
無能和害怕的
避開衝突

Panayotis Couroubousis 作

炸後的髒污的碎片

1

只有一個無鬚的青年的頭
從淺海潛出——
它的神經系統
從切斷的頸項展開
又完整地沉入
海床的沙中
在水平綫觀察
一隻載客的帆船
名號：
不沉的 Aristotle Smith

一個十七歲女孩的頭
從船的艙門

出現

她有綠色的

潮濕的長髮

她對他笑

送他許多吻

那青年的頭

作出心碎的絕望表情

當那隻船開始——雖然如此——下沉！

2

在一個愛琴海島的

無邊海濱的左邊

每個晚上

在無月的時刻

一個強壯的男人出現

肩上帶着一個年輕的女人

她的金藍頭髮，拖曳

在她身後

約一碼之長

給沙中的精美小動物

予避居處。

那男子蓄着小髭

和一副扭曲的

繞着他的身體的鬚子
它逐漸尖細
直到腳踝。

否則他們都是赤裸的
以下的銘文

以灰色雕刻在他們的肉體上：

Good Morning Mrs. Radioactivity。

Nikos Engonopoulos 作

烈日下的花園

這婦女乳白的身體
在內裡

被點亮

以如是的強光

因而

我被迫

拿了一盞燈

放在

地上

我們兩人的

高貴肉體的

影子就能够
以聖經的莊嚴
投到牆上。

那盞燈燃着

——它的油源不斷——

徹夜不斷；

翌日

堆在地上

在珍貴

毛毯上的

是果實，最豐富的果實

和燦爛的花朵

在其中，夾竹桃

——白和紅——

是綽約的。

一種黃色的——真正象徵的——

氣氛：一種變成金黃的黃色。

Kyriakos Frangoulis 作

詩

月是一個密封的棺材

一種誇大

詩人們的月

狗的月

卵巢的月

太空人的月

那看不見的月

刀沿的

病態的

黃色的

虧損的

每日的月花環

絞頭架的月

月蜘蛛

月幣

月旗

八份之廿八的月

釘在日曆上

也在記憶的牆上

霓虹燈的熄滅

菊凡

亞皋經過了一場人情鬥爭，又經過了一場吞聲忍氣。終於做起臨時教員來了。在小學的時候開始，他便希望自己能長大後，成爲一個教員，並不是因爲如一般人所說的，教員工作輕鬆，又有長假期，只是教而不必負任何責任等等的原由。其實亞皋知道教員會被譽爲「靈魂的工程師」，他也知道教書並不是別人想像中的那麼輕鬆沒有責任的那麼一回事。長假期也並非他所喜歡。他之所以要去教書，最大的原因還是他喜歡孩子，他要去教育別人的孩子，他要替教育盡一點力。所以，他一方面進行申請加入師訓，一方面希望提早吸收經驗，他想做個真正的好教師，不要做像那些教過他而不盡責的教師。他對目前許多教育上的問題感到興趣，對許多學校行政感到遺憾，他要努力，他要當個好教員，甚至，他竟妙想天開地想以個人的能力去改正學校中不合理不合時代的行政，他想以他的表現去影響別的教員向上努力，真正去教育下一代。

亞皋被通知受聘時，他高興得不得了，他心中又驚又喜。我終於担起教育工作的担子了，他想。雖然是臨時的，但是，如果肯真正地去教，就是短暫的時間，也將屬於意義重大的。自己不應該因爲是臨時，便想以馬虎的態度來工作。千萬不要像那些不負責任的教員，他們雖然是合格的、永久性的，可是，因爲他們只是混飯吃，所以，工作只是一種累贅，完全失去了意義，破壞教育的神聖。我決不像他

們。如果要學他們，那我寧願餓死，我寧願去踏三輪車寧願去賣囉呀寧願去倒大便；他突然吹起口哨來，踏了那架會咿呀唱歌嘆息的腳車，到離家三英哩的城市去，他不是去找女人去喝烏狗蜜爲自己的受聘而慶賀，也不是去菜館廝將開，而是去那間一邊賣唱片一邊賣書本的書店唱片行，在舊書堆中找到了變了黃褪了色的教師與學生、教育心理學、教育原則、怎樣處理問題兒童等等等的參考書。他花了一筆錢，這是在平時死也捨不得花的。書店老板笑笑說：你是剛剛出來教書吧？這老板很有眼光，他興奮地說：是受聘爲臨時教員而已。

天空就像很山芭的少女，塗着很紅很濃又不均勻的胭脂，太陽和歸鳥捉迷藏。亞舉覺得大自然真的富有詩情畫意，他拿着一包書，多兩天便要上任了，總該買過一雙皮鞋，家中那雙已是快穿底了。他走去鞋店，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做教師不能穿阿哥哥型，鞋頭太尖的也不好，買老實款式的好。選了不知多久，買了一雙圓頭綁帶軟皮膠底的，付了錢，出來已是霓虹燈閃爍的時候了。

霓虹燈在跳躍，霓虹燈在飛舞，霓虹燈的世界。

兒童是一根根的玻璃管，而教師應是霓虹，把霓虹灌入玻璃管內，它便會發出晶瑩的光，美麗，活潑。亞舉望着霓虹燈想着。我是霓虹，我是霓虹。

亞舉，你服了 LSD 嗎？亞舉肩膀被人猛然一拍，從幻想中回到現實來。

啊，我又不是那些頹廢的嬉痞士。去買了點東西。告訴你，阿成，我已受聘爲臨時教員了。多高興啊，買了幾本參考書。

是嗎？誰寫的？依達？楊天成？瓊瑤？

你真會開玩笑。

要不就是金鏞的？司馬翎的？林非的？諸葛青雲的？

是幾本教學參考書，他說完便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想跟阿成多花口舌，阿成這個人在同學時就是老愛馬馬虎虎，看些愛情小說，甚麼事都不懂，一點也不尊敬教師們，常愛說教師們的是是非非，時常公開說世界上最虛偽的人就是教師。阿成侮辱教師便等於侮辱了他，所以，他向來都不喜歡阿成。

亞舉，教人子弟不是容易的事，你不能像平常這樣孩子氣啦。上任的前夕，媽媽在燈下這樣和他說，凡事不懂要多請教同事，他們有經驗，他們懂的多。如果你老是像家中這樣蹦蹦跳跳的，跟孩子一樣，怎能去教育別人啊？我知道你淚水最多，像個女孩子，在學校中，千萬要忍住那哭哭啼啼的模樣兒，

我真担心你把別人的孩子教不出水準來，那可……。

媽，妳不要我像小孩子，那妳就別把我當作小孩子吧。我懂的，我會去做的，今天我去問過校長，他說我教的是最壞的一班，可是我不怕，我倒要看看他們壞到甚麼程度，我就不信我會受不了。媽，你放心吧。

媽在他背後搖了搖頭，微嘆道：這孩子就是滿懷信心，還沒嘗過黃連湯。但她不忍讓他失去信心，所以，她最後對他說：就是遇上困難，你也會小心去處理的，會嗎？

在學校裡，許多教師都望着他，校長向大家宣佈，這是新到的教師，姓游，名亞舉。他對大家點點頭，紅着臉，額角淌着汗，鼻尖淌着汗，手心也淌着汗。大家都伸出熱烈的手，向他說歡迎。校長帶他去班上，同學們都穿着整齊清潔的校服，直立着向他敬禮，一點也不壞，而且很乖，很聽話。他正打開書本，突然叮玲玲玲……一陣鬧鐘響聲，把他從夢中驚醒過來。他對自己剛才的夢感覺有點甜蜜。是個好兆頭。

我是霓虹，他們是燈管，霓虹幫助燈管活躍。他自編的歌曲唱完後，便匆匆趕到學校去，巴士車把他載到七英里外一間學校的小路口，便讓他跳下來。他跟開校門的工人點頭微笑，那人只向他打了個呵欠。

你新來的？去找校長。說完便走了。亞舉看見那片草場上，有許多枯黃的小草，因為大熱天氣，缺少水份而枯萎了。他隨手拉了一下身旁的花樹，許多露水滴落他手上，冷冰冰的。

他走進辦公室，許多教師坐在那邊，有的看報，有的抄點名簿，有的在燒烟。左邊幾張桌全是男的，右邊幾張桌全是女的。有一個學生跑進辦公室來，不知要問甚麼，却被一個男教師一聲出去！出去！那學生像個小偷，縮一縮身便走了。他走進一位男教師那邊，向他點點頭。

請問校長在嗎。我想見他。

甚麼事？

我是，我是臨時教員游……。

那邊。

那教員伸出右手，向右邊一揮一指，便繼續看他的報紙，看他的「金光奇劍」。

校長，我來報到。我叫游……。

知道了——張先生。校長大聲叫了一聲。張先生來了，校長說他是副校長。張先生帶他去坐在一張空座上，對面便是他剛才向他問過話的，手不離報紙的先生。他坐下了，發覺沒有人向他望一看，當然沒有人表示熱烈歡迎，露水落在手上的感覺又湧上心頭……

亞畢沉思了片刻，他覺得這些人的面孔好像是一張張沒有生氣的肉色的塑膠，這辦公室內好像缺少了一種甚麼東西，一種活人所需要的東西。副校長走過來，交待他一些寫教案的方法，除了這，並沒有半句話提到別的事情。上課鐘敲過後，副校長把他帶到教室去。

這是你的班。

他走進去，喧嘩的談話聲突然中斷，每個孩子都睜着眼睛望着他。他有點發抖，到底要怎樣開始講話呢？四十五對好像小鬼般的眼睛使他心情不安。各位同學，他說。你們都好。我是新來的臨時教師，姓游，名叫亞畢。說到這裡，一陣哄堂大笑。哈哈，他也笑。我希望你們不要怕我，而要時常接近我，時常向我提問，也可以在下課後，和我談笑。讓我們一同學習一同談笑，好不好？沒有人答好，也沒有答不好，但却有一陣騷動，窸窣細語，也有人吃吃地笑。亞畢停了一會，再接下去，同學們，你們都買書了嗎？有沒有？是同時喊出來的聲音，有些說有些說沒有。甚麼時候買的？上學期放假以前。昨天。早上。忘記了。假期中。就像那珍珠巴利售賣廉價物的地方，連綿不斷地叫賣下去。生，我的華文不見了。我的破了。生，我用舊的，可以嗎？生，他搶我的書。生他打我。生打架。生吐口水。生……生……靜下來，靜下來！有話一個個舉手問。可是學生們沒有舉手。生他說你。有話舉手說。有個同學一舉手就說：生他說你。說甚麼？他說你是有牙膏。亂說。生我沒有說，他說他自己說的。全班又哄堂。

好容易挨到下課。他見別人的班都安安靜靜的，不覺感到一陣慚愧。有一位同事和他走在一起，問他從那裡來？是臨時的還是合格的？我是臨時的。教過書嗎？沒有。這班最壞的留給你了，你覺得怎樣？亞畢不知道要怎樣答話，才只上第一節，亂是亂得很，每個男同學都像特別愛叫生，生的。怎麼好好的老師不叫，好好的先生不叫，而只叫個生字呢？他最後對同事說，好像不容易控制。女同學還不鬧。後面跟上來一個女同事接着說，你打他們，他們才怕的。打？唔，你不打他們你是傻瓜！這一句妙論，亞畢聽了像口中啣着一堆熟飯，吐出來不行，只好勉強囫圇吞下去，燒在胃中很是不好受，怪只怪自己初出來當教員，還要向他們請教，不忍一下可要吃大虧哩。

換過另外一班，教的是數學，亞畢發覺許多特別愛說話，特別愛搗蛋的同學，却是最笨的同學，五年級，連一百以內的加減都弄不清，日後不懂要怎樣來教他們？怎麼竟會有這樣糟的同學，而且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十多個。他會以這個問題去請教一位教同級數學的王先生，回答是：那些是木頭，唉呀，馬馬虎虎算了。就叫博士來教也教不能好的東西。

第三節又回到第一節那一班。他還沒踏入教室，便聽見裏面有人喊：有牙膏來了。等他踏了進去，全班同時喊起立，Selamat Kesan Cheku。他只好更正說：再說一遍，是Selamat Pagi Cheku。大家唱得像世界上最好的吟詩隊。他叫大家坐好，在黑板上寫了「努力」兩個字，問學生甚麼字？他隨便指着第三行最後一個讀，那傢伙站起來呆了一會，又笑了笑。生，他是傻瓜來的，他甚麼也不會的，生，我會。生，給我給我。……

亞畢很疲倦的坐在自己的辦公桌旁。回想今天沒做到甚麼。果然是馬馬虎虎的過去了。這時，他聽見外面很有節奏的三五個人同時的喊聲：有牙膏，無比膏。無比膏，油牙膏。辦公室內的教員全也聽到了，二十張面孔向他望過來，每個都笑容滿面。看甚麼？又不是展覽的作品。我是活生生的人。你不抓他們來打一頓？有人發出這樣的問題。游生，你的學生嘛，明天讓他們看點顏色。這樣沒禮貌。也有人說，你才這樣好，給同學來欺侮。又有人表同情的說：這一班是沒救藥的。有的則只是嘆噓一笑。亞畢是新到的，是臨時教員，所以，一切只好默默或微笑地忍受，不能發作的，要忍耐。他拖着軟弱的身子回家。減少了一半的活潑。他忙翻着如何處理頑童的書來看。要容忍，要溫柔。頑童多數是因缺乏家庭教育，缺乏愛；要和他們接近，以愛來感化他們……

他盡力去做，照理論去做。可是，怪只怪他父母，給了他一個怪名字，成為全校各班兒童談笑的資料。學生的成績非常差，上課情緒很壞。而且，學生衛生方面很糟，一個星期沖一次涼的都有。衣著不整齊，赤着腳。有些腳踝生了瘡疤，發出臭味。有些滿口黃牙，牙垢比牙齒還厚。他又發覺許多學生常說方言，罵粗話。

好容易挨到校長召集全體教員，舉行會議。全體教員都如木頭人，只會點頭，說是。校長就像司令官。他沉不住氣，他提了許多意見，如課本不適合啦，學生衛生情形差啦，應該有更完善的醫藥設備啦，不應准許學生講方言啦，等等。當他說話的時候，每個同事都低頭看桌面，像在哀悼甚麼人似的。校長呢？只是看看啦，看看啦。好像他的意見很幼稚、很多餘的樣子。

會後，有個比較和亞皋好的同事張先生對他說，你何必自討苦吃？白花口舌？這是甚麼意思？你不懂，慢慢你就會懂。在這邊教書，大家只是混飯吃罷了，能避免的事盡量避免便是了。怎麼能這麼說呢？學校是教育機關，那能混飯的？要良心。他氣憤地回答。亞皋，你如果想在這裡教上一年，平平安安的，那就聽我勸告。否則，你自討苦吃。果然不錯，不久，校長找他私下談話。

你那天提了許多意見，都很好。現在衛生組交給你負責，包括醫藥救護等工作。關於學生愛講方言。我已指令巡察員，叫他抓着說方言的人，便交由你處理。校長是很嚴肅地把工作交下來後，便不再說甚麼。這是總司令官發下的命令。他體會了張先生的話。

五個星期過後，亞皋居然瘦了三磅！他懷着滿懷熱切來做教員，他打算好好教育下一代。原來現實竟然是這麼一回事，工作上，精神上，他都感到有負擔不起的感覺。曾經多少次，他獨自淌淚，獨自發呆；但他却不想退縮。他對那些被認為無可救藥的學生，還是盡力去個別指導，甚至課外多花時間指導。於是，甚麼教導有方啦，龜公於你啦，教師模範啦，好好先生啦，等等諷刺性的銜頭都加上來了。有些則說，亞皋，你做得半死，得到甚麼？你又是個臨時教員，何必這樣認真？有些又說：亞皋風頭最健，教育部知道，一定會加薪給他。有些時候，大家公開說着，引來一陣很冷可是很刺人的哈哈大笑。亞皋受够了。他看不起所有的教師，也看不起這種被形容爲「蛇」的校長。他很灰心，很憤怒。

週末，他獨自踏着腳車，獨自呆坐在露天咖啡攤，他喝着濃濃的咖啡。他聽見鄰座兩個人中的一人說：那個教師會去注意書本？文藝？美術？不會的，因爲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風流小說春宮片要有趣得多，好看得多。亞皋本想回駁他可不要亂侮辱教師。可是，他望着那閃閃跳躍的霓虹燈，突然在閃着，一亮一熄的，不一會便因電流中斷而熄滅了。霓虹燈熄滅了，他叫了起來。忘了別的事。也忘了去爲教師們辯護。四面很黑暗，他沒料到會這樣黑暗，他本想踏了腳車回家，可是路燈也熄滅了，他怕走那黑暗包圍着的小路。他只好木頭般地坐着。……

屬於人性的告白書

我不能不深深地後悔，不能不追念，如果一切能重新開始，那該多好，我一定會爲自己掀起生命的另一頁。

但是，以往的一開始，我就錯了，而且錯得非常厲害，醜陋的花開在偏激的心原，却被我表面上各種虛浮的光輝所掩蔽，苦果終會成熟，這一切，發生在我將修完高三課程的那一年。

認識我的人，都說我絕頂聰明；記得在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生辰宴客，請了不少名人雅士，雖然年紀小小，可是應對之際，對答如流，深獲長輩們的讚賞；一位林老先生，還讚不絕口的對爸爸說：

「令郎天資聰敏，假以時日，必成大器，千萬不好糟塌瑰寶。」

在父親的心中，我比哥哥和姐姐們更爲傑出，將來一定能爲我們的家增添光彩。我當時的一切，也的確沒讓家人失望過，在學校，在團體，在家裡我都是一個令人矚目的人物，大家對我的好評也是有增無減。

在稍大的年紀時，我自己也自認爲天資比一般人高，智力比一般人強，領悟力比一般人快，這種種天賦的才能，使我在功課，運動，都保持着最高的水準。

或許，我就是被這些眩昏了我的頭，我的視綫被讚美的言詞蒙蔽，不能看得再遠，驕傲狂妄的種子遍佈我全身，迅速成長茂盛。

驕傲對於一個聰明的人物，在一般人的眼中，似乎不是罪過，而是理所當然，一般人都如此說：「少年人那個不好強呢？」人們是這麼容易的容納我的過失，因為在他們眼中，我的確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人物。

父親和母親，都是有學養的人，但是對於我在他們面前，偶然流露的驕態，他們似乎也視而不見，我一直是家中的寵兒。

最少偏憐，這句話錯不了，母親生我之後，不再生養了，對我的憐愛也遠超過我的哥哥和姐姐。

我是媽媽的命根，是她臉上得意的光輝，親友們來訪時，我總是被當作寶貝似的傳家寶，抬出來展現才能一番，然後她再三不厭的又開始了她的故事：關於我的一切。

媽媽說，在我六個月時，她會弄亂了一捲絲絨線，放在我手中給我玩，結果，她發覺我把整捲亂索的絨線，有條有理的整理出一根長長的絲絨線。

「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知道我們的小亞是不平凡的。」母親總是以這句不謙虛的話結束她對我的介紹。

我的哥哥姐姐，對我得到爸爸媽媽特殊的寵愛是毫無怨言，我始終是他們的乖小弟，他們怎會不疼我，從小我就是這麼地可愛，聰明伶俐，有這麼一個弟弟也是一種光榮，何況我是他們唯一的弟弟。

哥哥和姐姐也同樣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在我還未入學，大約是四歲光景，就整天看他們不是拿獎狀，就是錦旗，還有銀杯、金盾甚麼的，再不然就是一大堆物質的獎品。

我記得我時常坐在爸爸的膝上，對他誇大海口，說我將來還要比哥哥姐姐們贏得更多的榮譽；這些話，本來是童言無忌，是小孩子的好勝心。但是，我的爸爸說：

「好！有志氣，你將來一定做得到。」

就這樣，家人開始教我簡單的生字，我特強的記憶力，也在這時展現；每一個不同的生字，只要被簡略的教一下，就能過目不忘，這件事，當然又是媽媽講故事的新資料。

我五歲時，被送進一家最富盛譽的中學的附設小學。

五歲，畢竟是很小的年紀，除了學校中的功課外，回家還有另兩種語文科等着我去唸，我不是不感

到吃力，也不是不想睡覺，但每當讀到頭昏腦脹時，哥哥姐姐們的錦標、銀杯，在我面前眩耀，我就想我不能偷懶，我一定要拿到一只銀杯。對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來說，這是不是太早熟一點呢？我的家人對這點，有沒有責任呢？至今我還在想，智力早熟對一個年幼的孩子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一年級考試後，當和顏悅色的老師告訴每天來接我放學的爸爸說，我是全校八年級的第一名時，我看見爸爸興奮的臉色，和怎樣也合不攏的嘴巴時，我心裏也是十分喜悅，一陣模模糊糊的自得感就此產生。

我的獎狀被掛在家裡最顯目的地方，小小的銀杯，被裝置在一個大而精緻的玻璃匣子裏，有一次爸爸抱住我欣賞我的銀杯，眯眯笑，然後很正色的對我說一番話，也不理會我是否能明白，至今我只記得一些話，就是：

「你一定要永遠保持第一，切不能讓人搶去你的第一。」

第一，第一，這麼多年來，我就爲這個「第一」而努力，學業上如此，各式各類的學術比賽也如此，運動也要好強，乒乓，我誓必要做校隊的第一種子球員，校際比賽，敗也不要緊，只要我不輸就行，我的「第一」觀念主義，純粹是從我個人身上做出發點。

爸爸特地爲我而置辦的玻璃櫥，裝滿了我參加比賽得到冠軍的勝利品，今年我立志還要再放下一個學業銀杯和全校模範生常年杯，十一年來，我就爲我的「第一」而賣命。

爲了一個錯誤的第一，我失掉了人格，還有身體的殘傷，而今已追悔莫及了。

那一天，我到學校已比平時遲了一點，自修的早課鐘早已敲過，好在今天不是我當值，不然被值日老師發覺我缺勤就不太妙。

把腳車推進車棚後，我往課室的大樓走去，三步兩步的快跑，直上第三樓的高三甲班。

在走廊時，我就發覺今天課室裏並不太安靜，能够想像同學們又是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我才踏進課室，冷不防的被小胖子一手搶去了我的書包，他嚷着說：

「對不起，物理習題借我翻版一下，等下請你喝綠寶。」

他拿了簿子，就把翻得亂七八糟的書包拉過來，我連忙迎空接着；我心裏其實很討厭他這種作風，

但似乎我有一種虛偽的本能，盡管我心裏咒罵着，外表上我還是對他聳聳肩笑笑。

我過去拿了班上自置的雞毛帚，揮掃着桌椅的灰塵，心裏在想着另外一回事，昨天分發回來的高級數學測驗，才拿九十分，李老師却改錯了一題，待會一定要和他拿回分數。

「嘿！」一聲招呼，隨着一隻手出力地搭在我的肩上。

我一愣，回過頭來一看，却原來是包打聽，昨天的數學只拿了個十分，虧他還有這份心情，嬉皮笑臉的到處和人搭訕。

「甚麼事？」我從鼻子哼出一聲。

「嘿，鬼才，我有件事要告訴你。」他故意把聲音壓得低低，像有甚麼重大的秘密怕被別人聽見。

我盯了他一眼說：「說話小心一些，甚麼鬼不鬼的，你也要看清你是在和誰說話，我幾時有和人開玩笑過的？」我嘴裏雖說得狠，心裏其實也泛起一陣得意，鬼才這外號雖不大好聽，不過據專門替同學起外號的小王說：

「廣東人說東西好呢，就是鬼咁好，鬼咁靚，你樣樣都來得，可不就是我們的鬼才。」

包打聽不理會這些，乾笑一回，自打圓場說：

「噯，你別誤會，我們是在關照你，叫你提防一些，我們班上來了一個插班生，是從芙蓉來的，據說是一間中學的高材生。」

「哈，好笑，他高材不高材關我甚麼事？和我有甚麼相干？」這句話倒是我由衷之言，我從未碰過任何敵手，也不會把那位所謂高材生放在眼裏的。

「當然，當然，他又怎能和你相提並論。」包打聽竟然大捧我一場，隨即說：「數學我又忘記做了，簿子借我參考一下沒問題吧？」

「自己拿吧。」說完我便走開；經過班上最用功的小何身旁，我輕輕的拍他一下說：

「小何，小心你的眼睛又要加深二百度近視了，別太用功啊。」

小何緩慢地抬起頭，透過他厚厚的近視眼鏡，我看到他一對無神的眼睛，似乎負荷太重；他苦笑着說：

「不用功不行啊！唉，後天又是生物測驗，假如我像你這麼有天才就好了。」說完他又在專心看書

了。
我帶着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也參加了後邊一些同學的閒談，沒想到他們也在談那位未見過的高材生，插班生，好，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第一節課恰好是由級任王老師担任的華文，像往常一樣，王老師臉上掛着安詳的笑容，手上拿着課本，走進教室；所不同的是他後邊跟着一個陌生人。

四十對目光很自然的完全集中在這陌生人身上，我暗暗思量，難道他就是插班生？

我帶着淡淡敵意的眼光打量他，是一個粗綫條的人物，身體很棒，大概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流。

行過禮後，王老師給我們介紹那個始終站在一邊的插班生，他說：

「這是你們的新同學，史迪，他是從芙蓉來的，對這裏一切都陌生，希望你們盡力的協助他，大家相親相愛。」

史迪裂開了嘴笑着，很自然的向大家微微行一個禮。

王老師也笑，他親切的對我說：

「小亞，你是級長，代表同學說幾句話好嗎？」

我起初遲疑了一下，但立即想到這正是一個大好機會，讓我在王老師面前「表演」我的大方和友善的態度，我站起來，用一種熱情的聲調說：

「我代表本班所有的同學歡迎史迪同學，希望以後我們能如王老師剛才所說的，大家相親相愛，為學業努力。」

我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來，讓我們給史迪同學一個歡迎的掌聲。」

在熱烈的掌聲中，我走向前去和史迪握握手說：

「我們大家都歡迎你，史迪。」

他的眼睛有着感動的神色，緊握着我的手說：「謝謝，謝謝，你們都太好了。」

王老師似乎很高興，從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得出他相當欣賞剛才那一幕的喜劇，相信他以後對我會有更高的評價，因此我也滿意。

很快的安排好了史迪的座位，王老師開始講書。
史迪的座位恰好是我左手的隔鄰。

起先的一個月，我們相安無事，因為史迪在功課上也還未有甚麼驚人的表現。

史迪的人緣似乎相當不錯，很快的獲得了同學們的好感，和大家相處得很融洽，同時，在另一方面，史迪也不時拿了一些功課向我請教，這使我對他的敵意減輕。

直到有一天——

教數學的李老師手裏拿着一大卷前幾天才測驗過的數學試卷走進教室。

李老師向來嚴肅，同學們都有些怕他，此刻又在担心他是否又會因為測驗成績不理想而發脾氣。

課室的氣氛沉靜得很，我轉頭看看其他同學，都在望着李老師，大概是想從李老師的臉上揣摩出一些什麼來。

事實上，我用不着担心什麼，向來我的數學成績是冠於全校所有畢業班的同學。

奇怪的是今日李老師的臉上有著往日難見的笑容，他笑着說：

「你們這次的測驗成績，我很滿意，假如能繼續保持這種水準，會考中的數學，你們十拿九穩會及格的。」

聽到這，同學們總算鬆了一口氣，我則在心底暗算自己這次的成績能獲得多少積分。

「你們猜猜這次誰的成績最好？」李老師破天荒的居然會想出這個玩意。

「小亞。」

「一定是小亞。」

「當然是小亞。」

同學們紛紛叫着我的名字，再沒有別的名字被提出來。

我不由得暗暗得意，却假裝不在乎的瞪着課本。

「哈哈……。」李老師也笑了，可是却說出一令我心悸的事，「你們都猜錯了，這一次不是小亞。」

不是我是誰？我會促地抬起頭，心裏有些驚慌，看見同學也是一臉狐疑的樣子。

「是誰？是誰？」我心裏又氣又急，到底是那個小子扒在我前頭，我心裏氣急敗壞的咒罵着。

「是史迪。」李老師有力地頓出三個字，如長矛重重地插在我心上。

「史迪！」我咬緊了牙關，重下了頭，緊握着的拳頭，手心泌出了冷汗，體內却翻騰着炎熱憤怒的血。

「史迪不但拿到最高成績，而且有一樣更難得。」李老師收起了笑容，正色的說：「這一次的試題中，第六題的複雜微積分，你們全部錯了，包括小亞在內，太粗心了。」他看了我一眼，那種眼色是我深痛惡絕，不能忍受的。

「六班的畢業生，只有史迪一個人算對了……。」

李老師的話，就像一顆炸彈在我狹窄的心胸爆發，我再聽不清楚老師說些什麼，腦海裏儘盤旋着史迪的名字，每一次都像原子分裂。

「好史迪，咱們走着瞧吧！」我睨他一眼，帶着濃濃仇視的敵意。

在下一次的物理測驗，我破例的開夜車，爲的是要史迪敗得服貼貼，可是仍然和他板個平平，天！我氣得快要發瘋。

體育主任邱老師素來最寵我，爲的是我會替學校在各校聯合運動會中，奪取了高欄賽跑、跳高及跳遠的金牌。健身操也一直是我的出處，在學校運動會中做領導示範，可是現在我遇到勁敵了。

一天，邱老師在體育節時給我們自由活動，練習各人參加學校運動會的項目，我自己就在沙堆上練習跳遠，發覺成績比以前進步，心裏非常高興；這時，邱老師走過來，指着較遠處，對我說：

「小亞，那個做變槓的同學叫什麼名字了？他的姿勢很好很靈活。」

我順着邱老師的指示望去，見有一位同學倒立在變槓上做「倒豎蜻蜓」，姿態很美又穩，沒有一絲搖幌，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我驚訝一聲：

「史迪！」

「哦，他叫史迪。」邱老師點點頭，又吩咐我說：「小亞，今年運動會上的健身操，由你和他合作表演吧。」

我心裏一千萬個不願意，但我還是依順的點點頭，虛偽的本能永遠叫我在老師面前裝出一個最聽話

、最合作的好學生，而這一切令我加倍痛苦。

邱老師走遠後，我顛覆的跌坐在沙堆，把頭埋在手心裡，我整個靈魂都冰凍在對史迪的憎恨中，仇恨像凝結的冰塊，在我體內不時的撞擊，我不會敗過他的。

在以後的日子中，不管他是否有意還是無意，我總覺得他處處和我做對，厭惡和仇視他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妒忌更像一條彩斑的毒蛇，緊纏住我的心，日夜的噬啃着。

半年後的第一次學業成績總算，破天荒的，我僅於總平均分數零點五之差，慘敗在史迪手上，打開成績手冊，一個對我非常陌生的第二名，很殘酷、很冷然的面對着我，我欲哭無淚。

腦海中各種思想紛紛打轉，手捧成績手冊的那一刹那，我像脫離了這個世界，依稀中是一位小學老師對我說的話：

「小亞，記着長大了也要爭氣，現在畢業了升中學，也一定要永遠拿第一，不好輸給別校的人，那就是替母校爭光。」

我不管什麼爭光，我的一切行動以我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從小我就立願要遠勝別人，我要在我的學業成績上只有第一，沒有第二。現在呢？那個史迪使我受盡羞辱，蒙上最大的羞愧。

越想我越氣憤，我咬牙切齒地對自己說：「史迪，史迪，我要報復，我決不會敗過你的。」報復的念頭就像冰凍過似的，會長久的隱藏在我心中，目前，我是在等一個適當的時機，才來付諸行動。

我深深地了解，雖然我要報復，但我做的事，絕不能把我牽涉在內，天知道我將做些什麼出來呢？級任王老師在頒完了所有的手冊時，對我們說出一番話：

「我們學校所執行的教育方針，是多方面兼顧的；德、智、體方面，我們都要幫助同學們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做為一個學生，學業功課固然重要，品格方面的修養也不容忽視，有好的學問無好的品德，對人類，對社會，都只會敗事，而不會成事。」

同學們似乎都很用心去聽王老師的那番大道理，只是當時我是鬼迷心竅了，我只注意到王老師後來

說的話。

「學校今年度的全校模範生已在全體老師秘密選舉中，我猜測中選的人，以小亞和史迪的呼聲最高，在古人說的，正是不知鹿死誰手。」

王老師說完，微笑的看着我和史迪。

「老師，以現代一句話，正是不知是誰奪得錦標歸。」一向多話的包打聽，也接上一句。

很敏感的，我觸覺到，我和史迪是幾十對眼睛的焦點。

或許這是王老師和包打聽無意說的笑話，但是對我而言，這無異是我與史迪的鬥爭，從暗中轉變為明朗化的一個正式宣言。

幾年來，我一直理所當然的模範生，這一次，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容許史迪再度從我手裏奪去這個榮銜，可是，我有什麼法子來阻止呢？史迪對我危險的成份是一天比一天激爭。

當天回家，我只是默默的把成績報告手冊遞往爸爸的手裏。

我緊緊地逼視爸爸臉上每一個輕微的表情。

他詭異，滿臉不相信的神情溶溢於外，他微微抬頭看了我一眼。

他戴上了眼鏡，慢慢地審察，或許他在想，嗯，成績還是一樣優良，只不過還是輸給了別人。

我不能忍受父親所想的這一點，我不夠讓父親毀去對我的厚望，只是，我這個從來只勝不敗的小兒子畢竟也敗了一次。

「很好，再接再勵。」爸爸不着邊際的說，在手冊上家長簽名一欄，蓋上了印章。

我鼻子酸酸，幾乎想哭，再接再勵這一句話，好像是和失敗是成功之母一樣意義，難道在他們眼中，我已經是一個失敗者了嗎？

「你看，你瘦多了，明天叫你媽媽燉燕窩給你吃，滋養一下，會考快近了。」

「聽說紅棗熬粥不錯，長久吃非常見效，補腦力最好吃豬腦，老人家一向這麼說的。」媽媽坐在一旁說。

我真的到了需要吃補品來補充腦力的地步嗎？

我很想告訴爸爸，吃燕窩並不能增加我的體重的，我怎麼能長肉，當內心日日夜夜地被仇恨煎熬，我幾乎每夜做夢，夢裏是和史迪做無盡的競爭，時勝時敗，對我成了一種精神上的負荷。

當晚我沒睡，經過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開始施行我的計劃。

我強迫自己把往日高傲的氣焰收起，在臉上堆砌起以前只擺給老師們看的笑容，和顏悅色的對待每一個同學。

每天下課休息時，我做東拖了一大堆同學往零食攤去，放學後也不時請他們看戲吃餐，這樣，我也拖來了不少另有目的的好朋友。

可是這一些，似乎對史迪一點影響也沒有，最可怕的是，我發覺大多數同學擁護他勝於我，我該用什麼手段來打擊他呢？

有一天放學後，出了校門，我忽然想到我遺留了一本生物筆記在教室中，那是後天要測驗的，我就重新走入教室大樓，就在走廊上，我聽到有人提到我的名了，傾耳一聽，是史迪他們，他們在議論我什麼呢？我急於知道。管不了偷聽是不禮貌的，我站定了腳步，注意他們的談話。

「喂，煜偉，我看小亞好像對我有什麼成見似的，見了面好像不大樂意睬我。」是史迪的聲音。

「哈，他恨你都來不及，還會睬你。」另一個同學在說。

「一山不能藏二虎嘛！」又是另一人說。

「誰叫你搶去他的第一名，他怎肯罷休？小亞這個人睚眦必報，你小心他在背後暗算你。」這一次又換了一個聲音。

「我看不至於吧，小亞大概是有點小心眼罷了！」史迪在說我小心眼，哼！

「不信你等着瞧吧！」是先前的聲音。

我存心要他們難看，一聲不响的我出現在他們眼前，看他們一個個的呆住，口張目瞪的望着我沒有一句話。我自願自的拿了筆記簿，臨走，我留一句酸酸刻薄的話：

「謝謝你們給我的指教，大概在別人背後說是非，是比小心眼兒更道德更高尚。」

說完，我頭也不回的走了，也不理史迪在叫道：

「小亞，小亞，你等等，快別走……………」

一口氣，我奔出了學校大門，在熱烘烘的太陽底下，我怒氣更加升高。史迪，既然你先在我背後中傷我，以後也休怪我手段狠辣了。

第二天史迪交給我一封信，看也不看的，我當着他的面撕了那封信。隨後，我藉口近視，向老師請

求調座。

幾天過後，休息時在零食攤，史迪竟和班上最野蠻又帶點流氓氣的「大水牛」衝突。我身為級長，又是學校的學長，應該去調解他們，就在我上前去勸他們時，一個鬼計在我腦中像閃電一般的萌芽。

我做好做歹的拉了「大水牛」走開，假意的問他為什麼會和史迪爭吵。

「還不是史迪那小子多事，」大水牛拉開了他那把大嗓子，怒氣沖沖的說：「一個小鬼頭把辣椒醬，倒了我一身，你看，」他指着衣服上的一大塊污漬，又說：「我只不過小小的教訓他一下，史迪竟多管閒事，代那小鬼出頭。」

我明白大水牛的所謂小小的教訓當然不輕，所以史迪才會干涉他。可是我却假裝很同情大水牛的樣子說：

「是啊，史迪以為老師和同學都稱讚他，神氣得了不得，持着自己牛高馬大，竟誰都要欺負，什麼閒事也都要插手管一管。」

「憑他那小子敢來欺負我，我大水牛也不是好惹的。」大水牛不服氣的紅着脖子嚷。

「可是我聽說史迪的跆拳道不錯呢，揍人更是他拿手本領，何況他早就不滿意你，你小心一點吧！我故意帶着警告的語氣說。

「他媽的，那天我要狠狠揍這小子一頓。」大水牛緊握着拳頭在我眼前搖晃。

「算了吧，何必自找苦吃，你也未必能打得勝他。」我存心激怒他。

「哼！小亞，你別看低我，就算打不過他，我也會要他好看。」大水牛果真慢慢步入我的圈套。但是我知道，這個計劃不能操之過急，便把話題扯開，不再和他談史迪。

最後一節課是考地理，拿到了試卷以後，大家都急急的埋頭作答。

今天的測驗我相當滿意，四題之中我已經答完了三題，我回過頭想瞧瞧史迪，看他做得怎樣，他沒察覺有人看他，正在埋頭作答，我看見坐在他前面的大水牛把頭伏得低低的，大概又是施展他的拿手本領，偷看書本。

忽然史迪站了起來，拿起了卷紙說：「老師。」

就在這時，大水牛的課本掉在地上，很可能是被史迪的一聲老師嚇壞了，陳老師走了過來，一腳踏在大水牛的課本，寒着臉唱道：

「你在幹甚麼？」

「我……我……」大水牛站起來，說不出一句話。

課室裏頓時被這突如其來的事騷動起來，大家在交頭接耳，我却注意到史迪無言地坐下。

陳老師回頭生氣的喝一聲：「安靜。」然後拉着大水牛的手臂，對他說：「到辦公室去。」

剛巧李老師經過，陳老師叫他替着監督我們，便皆同大水牛離去，我隱隱約約知道大水牛此去兇多吉少，我不在意的冷笑一聲，這是一個絕好良機呀，我一下子開心起來。

放學後，大家都離去了，我特地單獨的留在課室等大水牛，不一會就見他垂頭喪氣地走進來，已無昔日一股雄風。

「怎麼樣？」我走過去問他。

「一個大過。」他無精打采地的收拾書包。

「噯，我奇怪素來最不會抓人的陳老師怎麼會抓到像你這樣精明經驗老到的人。」我存心挑撥他，表示費思量的樣子。

「哼！」他大力用鼻子出氣說：「你不提我倒忘了，我現在回想，一定是史迪那小子做鬼，剛才是他站起來報告老師。」他說着臉都青了。

「真的呀？」我裝做不知情的喊起來，要引這個直腸直肚的人上釣是不難的，我用同情的口吻說：「想不到你剛和史迪吵過，他馬上利用機會來報仇，我看不起這種人。」說着我做了一個鄙視不屑的表情。

「他媽的這小子，我不報此仇不是人養的。」大水牛一拳打在桌上。

「你怎麼報仇法？」我兩手抱在胸前，好悠閒的問他。

「啊……」他抓抓頭髮，皺皺眉反問我：「校規你知道最清楚了，要怎樣才能使他也記上一個大過。」

「品行不端，像作弊，偷東西，打架等都可以被記大過的。」我也不知道他要玩些甚麼把戲。

「有了。」大水牛沉思了一會，得意地說：「小亞，你等着瞧吧！」

「算了吧！你門不過他的，乾脆這次吃個啞巴虧吧！」我拿起書包，走出課室，丟下一句激將話給他。大水牛的性情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幾天很平靜的過去了，大水牛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我有點失望。

一個早上我到校遲了一點，進了課室，匆忙的打開教室日記，準備記下今天的課程表和值日生名單，大水牛走了過來說：

「嘩！小亞，你這支金筆好漂亮，純金的嗎？」

「我不清楚，是爸爸上星期送的，反正價錢不會便宜就是了。」我沒有理他，繼續寫着，他也跑開了。

下課小息後的第一節是英文課，由訓育主任老師担任，他抄了一些課外習題在黑板，叫我們當場做了交上去。

同學們已經開始做了，我却找不到那支金筆，整個書包、抽屜和衣服口袋全翻遍了，都沒有踪影。糟了，一定是不見了，明明我記得上一節華文作文我還用過，還放在書包裡的呀，我急得說不出話，想想爸爸說這支金筆上百元，不見了怎麼辦？我決定向老師報告。

「你真的沒記錯你是放在書包裏？」林老師放下粉筆問。

「沒有，我就是怕帶在身上會弄丟了，才放在書包裏頭。」我回答說。

「你認為會不會是給你班上的同學拿去呢？」

「我不知道。」此刻我不想得罪同學。

「各位同學，你們有誰和小亞開玩笑，拿去他的筆的，快還給他。」林老師向全班說。沒有人回答。

「好吧！既然如此我就要搜查了，而且你們也知道校規了，捉到的話，一個大過是無可倖免的。」林老師開始生氣了，班上有賊，他做訓育主任的怎能推卸責任。

同學們把書包放在桌上，林老師一個一個的搜，沒有金筆。再搜每一個人的桌子，竟然在史迪的桌子底下找到，是用膠紙層層的黏住。

全班的同學馬上靜默下來。

我也大吃一驚，史迪怎會做賊？連我都不相信。

我看見史迪吃驚得臉色轉為蒼白，站在那裏，只瞪住我那支金筆。

「哼哼！」林老師冷笑道：「史迪，我還真以為你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呢，這件事你做甚麼解釋

。」一向鐵面無情的林老師厲聲問道。

「不是我，不是我拿的，這是別人冤枉我。」史迪的臉露出一種被冤屈的表情，卻沒有一絲害怕。「冤枉？」林老師說：「東西是從你桌子底下搜出的，還說別人冤枉你，難道是我冤枉你？」

「我真的沒拿，老師，一定是別人在陷害我。」史迪不佩服的說。

「陷害史迪。」我的腦子轉過這個念頭，我看到大水牛在流露出輕微的冷笑，那一種得意的神色可逃不過我。

現在，只要我講一句話，史迪可以無罪，但是我沒有這麼做，我想起他說我小心眼，還有陌生的「2」字。

林老師接着說：「除非你能提出證據證明不是你，不然你可逃不了。」

「——」史迪想不出何足以洗脫他的罪名的方法。

「沒法狡辯了吧？」林老師一臉怒氣說：「史迪，還虧你被一般老師愛護，提名你競選全校模範生。走吧，到校長室去，別就誤別人的時間。」

史迪呆呆地站着，林老師要發怒了，就在這時，坐在史迪後邊的小朱站起來說：

「老師，我不相信史迪會做出這種事，而且小亞和史迪不大和是大家知道的，偏偏奇怪這一次又是小亞的筆不見，却又在史迪的桌下找到，希望老師再研究一下真相。」小朱一向和史迪要好，他此刻的話簡直完全針對我有意誣害史迪。

「小亞，你有甚麼話要說？」林老師問我。

我拼命的壓抑怒氣，站起來說：「朱同學對我的誣告簡直是幼稚，下課前我還用着筆，下課後我去值崗，有同學可以証明我沒離開崗位。」說着，我環掃一下全班同學，對老師說：

「老師，我身為級長，難免有時得罪一些人，也有人是不服的，這件事我不想多說了，請老師自己定奪吧！」

史迪終於被帶走了，閉上眼我幾乎可以意料到明天的佈告欄，會有史迪被記大過一次的佈告，我感到一陣心涼。史迪，史迪，誰叫你處處和我做對呢！別人我可以故作大方，但是對我不能，不能。

史迪變了，變得很厲害，以前他好動，愛和同學談笑，整天掛着笑容，但是如今他沉默得可怕，不

和任何人說話。

每一次看到史迪，他的目光總是直直的射過來，我看不出他眼神中有甚麼意義存在，但是我害怕，雖然不是我害他，看見他的目光，我會不寒而慄。

「我爲甚麼要怕他？我小亞從來沒怕過任何人。」雖然我嘴硬，看見史迪，我仍然不由自主的逃避。

模範生的名單公佈了，全校模範生由我三度蟬聯，那隻大銀杯被我帶回家永遠保留。

爸爸，媽媽，哥哥和姐姐都高興，因爲他們不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這個銀杯。

我應該快樂了，但是我不快樂，看見亮晶晶的大銀杯，我竟看到史迪一臉的冤屈之情，我好像聽見他淒厲的對我喊着：「你明明知道我是無辜的被冤枉，爲甚麼你仍然不說一聲，爲甚麼？」

我會在心裡痛悔，會爲史迪難過，但我永遠不會對第二個人說出我的心情，沒有人會知道這是甚麼原因使我如此，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是我的本性。

今日回想，我實在錯得非常利害，爲甚麼當日對人不能寬容一點？虛名到底是些甚麼？對我有甚麼用，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換取這些虛名，掩飾了我人性卑鄙的一面。

我的家庭教育，我的學校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把我造就成了一個人才，但是在今日我已經暴露出我的缺點，我的家長，我的老師們也都在深悔了，爲的是他們並沒有深入的教育年青的一輩，沒有把他們的狹窄思想打開，以寬濶的心懷來迎接一切真理，觀看整個世界。

他們給了我一切，只除了正確的思想，我的本性仍然在泥陷着。有時我的良知也在掙扎，我吶喊着，却沒有人能真正幫助我，我似乎在這人性的逆流中，不平衡的浮浮沉沉。逆流中佈滿了暗礁，終有一天，我會流血的，來喚醒人們的意識，所謂一個天才也只不過是一個比常人更具有卑鄙性格的小人物。我從那兒接受了種種的錯誤思想？那些愛護我，關心我的人都不能給予我正確的指導，他們把我的錯推入了虛名的漩渦，漩渦下邊是重重的暗礁，但是他們沒有看到。

但是我却看到了一個更大的漩渦向我捲來，難道我就真的如此被拖往而下墮，下墮……？而這一切因另外一件事情把我挽救了，雖然我失去了很多，仍然是值得慶幸的，我含淚感謝上天的

寬容。

還有三個月就要參加劍橋考試了，班上的同學幾乎沒有一個不在泡書，就連平時最懶的大水牛也時常一書在手。

在班上，我再找不到一個成績可以和我分庭抗禮的人，以前的史迪似乎不存在，現在他的功課時常交，上課老師講書，他就拿一張紙塗劃着。有一次，又是英文節時，林老師一手搶過他正在劃着的一張紙，看看皺着眉說：

「你畫這些有甚麼意思？」他隨手拿給我們看，只是一張白紙塗上許多問號，又有直綫又有叉線，亂纏成一團。

史迪靜靜的沒回答，却望着窗外，林老師也望望窗外，又問：

「你在看甚麼？」

「看雲。」這回他倒回答了，雖然是很冷的語氣。

「雲有甚麼好看？難道書不比看雲來得重要？你這種學習態度還想考試及格嗎？」

「品行不端，功課又有甚麼有？」他臉上一絲表情都沒有，又自語地說：「雲很好看，是黑就黑，是白就白，不像一些人連黑白都分不清。」說到後來，他竟強硬的瞪住林老師。

大家都倒吸一口氣，林老師也有些光火，指着他說：

「就憑你說話的態度，我有權再記你一個大過。」

史迪的臉色在轉瞬間蒼白，雙眼有憤憤不平的火焰，雙手緊緊按着桌面。

「老師，我們已經晚了，請你快些吧！」說話的是我，我不知道到底爲些什麼？爲史迪解圍？怕老師生氣？不，不是的，我是一個惟恐天下不亂，專愛在旁看熱鬧的人，只是我到底爲了些什麼？

林老師趁機下台，或許他內心也爲史迪可惜，畢竟史迪曾是一個好學生過，我聽見他說：

「我原諒你的脾氣，史迪，只是你自己要好好的想清楚，不要自暴自棄。」

「我想回家，老師。」史迪低着頭，聲音有些哽咽。

「回去吧，記得向級任請假。」林老師揮手叫他下。

史迪一言不發的收拾好書包就走了，就這樣他缺席了一個星期。

邱老師素來最注重身體健康，看我們讀書用功到一點休息都沒有，也不禁搖頭，他提議我們到郊外

玩一天，鬆馳一下疲勞的身心，對我們是有益的。

可能是大家讀書讀得有點怕書了，一下子這個建議就被接納，大家通過在這個星期六到郊外遠足野餐，目的地是本州內的小青山。

這一次的郊遊，史迪也有參加，但是一到了小青山，他就走得無影無踪，大概又是躲到那兒看雲去了。

晚餐時，我發覺大水牛也不見了，我心裏一慌，莫非他又和史迪鬧甚麼去了？匆匆吃完一包雞飯，我也爬上更高的山頭去找他們。

走過一叢叢幾乎如人齊高的長茅草堆，我發現了大水牛，他呆呆地坐在草地上，不知想些甚麼，兩眼一直向前望，連我走近了都沒發覺。

我走過去，用腳踢踢他說：「怎麼？你也在看雲啦，快些下去，我們要開始集體遊戲了。」

「小亞，我發覺我被你作弄得好慘。」他一骨碌的從草地上站起。

「你到底在胡說些甚麼？」我強自鎮定的問他，心裏却一慄。

「史迪現在這個樣子是我害的，但是你也要負責任，我不應該那樣去報復，我真卑鄙。」他說得我緊張起來，大水牛幾時變得有頭腦了？

但是我却說：「你自己卑鄙就好了，可不關我的事，是你自己偷了我的筆去嫁禍，干我屁事。」

「可是你是存心利用我，」他一手緊抓住我的手腕說：「我才不相信你這麼好心不揭發我，一切是爲了史迪，你才不告發，你還故意使人相信是他偷的。」

「你放手，大水牛，我警告你，我可不和你玩的。」我用力想掙脫他，但他抓得好緊好用力。

「我早該想到你和史迪不和，所以才一直叫我報復，你好狠的心呀！小亞，我先前還以爲你關心我。」他緊盯着我，一句一句的話說得很用力。

我趁他的手鬆些時，即刻掙脫他，退後了幾步，頓時，我又恢復了強硬的態度，譏笑着說：

「你做白日夢，我會關心你，總算今天你自己想通了，以後也別再做夢。」我調侃地說：「你做傻瓜是活該，你偷看活該被記大過，你卻要使史迪也記大過，再告訴你吧，笨蛋，史迪並不知道你在偷看，是你自己做賊的心虛，才被老師發覺的。」

「我是傻，我是笨蛋，才會上你的當，害了史迪，只是便宜了你這個小人。」他狠狠地用手抓自己

的頭髮。

「好，你是君子，你現在可以向老師坦白一切，說是你嫁禍史迪，但是你永遠也無法傷害到我，哈哈……。」我笑，笑得得意。

「我會去的，但是我不甘心這麼便宜放過你，你現在明白告訴我一句，到底你是不是存心利用我，也讓我做傻瓜做得明白些。」

「告訴你也無妨，反正沒人會信你的話。」我轉換語氣，狠狠地說：「是的，我恨史迪，恨他給我這麼大的屈辱。」

我看了看大水牛那一副可憐相，不禁又笑起來：「史迪，史迪，可憐你連爲甚麼會背上賊名都不知道。」

「史迪！」忽然大水牛一陣驚呼。

我回頭一看，是史迪，糟了，這時要被他們兩人夾攻，輸定了，我看見他一步一步走來，很平靜，很平靜的問我：

「是的，我不明白，小亞，既然你知道一切，請你告訴我。」

他那種神態太過懾人，我心一慌，怎麼辦好，甚麼都讓他知道了，我想想還是跑去好，我回頭就往前跑，想從另一個途徑下山，心慌意亂的，突然，我發覺我一隻腳懸空。

「啊——」我發出一陣長長驚恐的長呼，整個人就往下墮。

「小亞，小亞。」同時，好像聽到他們驚慌萬分的叫聲。

我甚麼都不知道了，除了突來的痛苦。

「水，水。」我感到喉嚨像火炙一般的痛楚。

「小亞！」「小亞！」

迷糊中，似乎是在喚我，我用力的睜開眼睛，眼前是迷迷茫茫的一片，我再眨一眨眼，先感覺到黃色的燈光，看到模模糊糊的形象，是爸爸，還有媽媽，哦，還有哥哥姐姐，怎麼一大堆人都擠在我床前。

我想起先前的驚慌恐怖，和那陣痛苦，我本能的叫媽媽，想告訴她。

「媽！」我叫一聲，却發覺只是不成形的聲音，唔唔嗯嗯而已，我到底怎麼了，怎麼一切都那麼糟糕？我的頭一轉動就痛得要命，拼命忍住才沒哭出來，却看到一大片白色的牆，這是怎麼地方？這絕對不是我的臥室，我的臥室是溫暖的藍，不是這麼冷冰冰、又單調的白。

「小亞！」媽媽幾乎是哭着叫我，我發覺她很憔悴，頭髮亂蓬蓬的，紅腫着的眼睛。

「小亞，覺得有那些地方不舒服？」正在讀醫科的哥哥準是把自己當成大國手了，我想笑，笑不出，我很累。噢！奇怪，還沒放假，哥哥怎麼回來了？

「痛嗎？」姐姐又是那副連打針都怕痛的樣子。

「水，我要水。」我總算勉強逼出幾句能聽清楚的話。

「你不能喝水，忍一忍，一會就好了。」爸爸步向我的床沿。

我動一動身子，發覺全身硬梆梆的，像紮上來棍和重重的紗布。

那一動引來了劇烈的痛楚，一下子擴展到全身，五臟痛得痙攣着，有人在爲我抹汗，一定流很多汗，抹了又抹。

「你怎麼啦，小亞！」爸爸和媽媽緊張的問，大概看到我臉上痛苦的表情。

「呵，我要死了，媽，我痛得要命！」我像小孩子一樣的哭嚷着。

我發覺痛楚是由我的右腳傳來的，我發狠用手往右腳一探，怎麼下半截的小腿不見了？我的腳呢？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但呆住了，我的腳，我的腳呢？

我看見門開了，進來兩個白衣的人，就在這時，我恢復了神智。

「我的腳呢？我的腳在那兒？」我幾乎是跳起來，我大聲的哭嚷着，我用手捶着床沿，我一點都不覺得痛了，整個人陷入歇斯底里狀態中。

然後有人來抱住我，按住我，有很多很多的聲音，但我只有一句話，我的腳呢？我一直重覆的叫着，叫到發不出一點聲音爲止。

似乎有人爲我打了一針，又一針。

我再不能喊了，我的嗓子完全啞了，我閉上眼不再看他們，心裏因遭受失腳的打擊而感到澈心澈骨的痛苦與心酸，天，可憐我還這麼小，難道就這樣殘廢嗎？

迷亂和痛苦中，我又昏昏入睡了。

整個昏睡過程中，我不斷的做噩夢。

流着一身的冷汗，我從噩夢中醒過來。心裏第一件明白的事，我是一個殘廢的人了。

那時是深夜，我看見爸爸和哥哥在我床前打盹，心裏一酸，眼淚就不由自主的從眼眶裏流出，一個殘廢的人，還能和別人爭些甚麼長短，還說甚麼光大門楣，我還有好大的抱負呵，可是現在連一個普通的人我都比不上了，這以後，一輩子恐怕只能永遠受到岐視的白眼或者接受零碎同情的施捨。像我這樣好強愛勝，心高氣傲的人，怎接受得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而且我連一個能埋怨的理由也沒有，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我只能恨自己，雖然我自己也說不出二個具體的理由來。

想着，哭着，或許是我的哭聲大了些，爸爸和哥哥也醒過來，爸爸用手輕輕按住我的肩說：

「不要哭，不要哭，小亞，你很快會好的。」爸爸帶着濃厚的鼻音安慰我。

「爸爸，我殘廢了，我殘廢了。」我像是回到小時候在爸爸懷中數說着委屈，只是今天恐怕爸爸也沒辦法來使我歡笑。

「不要緊的，小亞，好好地休養，你又可以再回到學校了，你不是說你要上馬大嗎？」哥哥也彎下身子對我說。

「不行了。」我想搖搖頭，但不行，含淚絕望的說：「我還能再做些甚麼？一個殘廢的人。」我把臉側伏在枕邊，聽由淚水流下。

「小亞，聽爸爸說，」爸爸掏出大手帕，為我抹乾淚，「你知道你出事後，媽媽哭得多厲害嗎？她起初以為你死了，嚷着要和你一塊去，你看媽媽多疼你，所以你必须堅強起來，為了你自己，也為了所有愛你的人，你必须堅持着一個信念，你會完全康復；到你出院時，會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媽媽，」我心裏暗暗泣訴：「你愛着的孩子却有一個不良的本性，才落得今天這個下場。」

爸爸讓我躺得平平的，也為我拉攏了被，問：「小亞，你是怎樣會摔下去的。」

我是怎樣摔下山谷去的？心底一陣激動，良久，我閉上眼，輕輕地回答：「是自己掉下去的。」我想起了大水牛，也想起了史迪，也記起自己那一聲驚慌絕望的嘶喊；他們一定很高興，當他們知道我殘廢後，他們終於報仇了；不自禁的，淚水又從眼角流出，讓着我的悔意，為自己。

天色微明時，我硬硬地迫爸爸和哥哥回家休息，太多的愛，對我是一種刺激，一種諷刺，看着爸爸的身影從門後隱去，我感到無名的愧疚，爸爸一生永遠為別人設想，在他能力之內，他從未拒絕別人的

請求幫助，可是他竟有我這麼一個孩子，一個永遠只爲自己利益，而不惜傷害別人的孩子。

想不到大水牛和史迪會來探訪我，不和諧的氣氛罩着我們，就這麼靜靜的，靜靜的……

「小亞，」還是史迪低沉的聲音，衝破了難堪的靜默，「我不知該說些甚麼，你這次的意外，我該負最大的責任。」

「史迪，你是來販賣廉價的同情予我嗎？還是在說風涼話？」我心想，但我出奇的安靜。

「我要去向你父母自首。」大水牛脹紅着臉，嚙嚙地說。

「自首？」我訝異的輕喊一聲，我奇怪大水牛用了兩個不尋常的字眼：「我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

「是這樣的，」史迪代解說：「他的意思是說，想和伯父伯母解釋這一次你出意外的原因。」

「不行！」我叫了一聲，「你們使我斷了一隻腿，現在還要來傷爸爸媽媽的心，讓他們對我失望而痛心，史迪，你們好殘忍啊！」

他們兩人面面相覷，我這時發覺史迪的臉色比平時蒼白多了。

「小亞，我知道你對我誤會很深，你總以爲我處處和你做對。」史迪緩緩的說，臉上浮現一個苦笑，「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不在乎分數高低和名次的先後，但是我不得不去爭取最高的成績和最好的品格分數。」

我帶着懷疑的眼光看他一眼。

史迪低下了頭，避開我的注視，輕緩略帶傷感的說：「我的家境不好，要家裏供給，我繼續深造是不可能的，可是唸大學是我求學以來的最大心願，我有什麼辦法呢？當我得悉學校董事會當局每年可以批准大學貸學金予最高成績畢業生一名，我，」史迪抬起頭，直視着我，目光坦然清白，同時又微帶求人諒解的神色，說：「我不得不和你競爭，雖然我還是失敗了。」

我聽得呆了，真的是這麼簡單麼！但是史迪，要是你知道我是不會去申請那筆貸學金的，不知你又做何想法呢？我還記得爸爸說：

「小亞，關於那貸學金，我們不申請也罷，既然我們家境還算不錯，爸爸就是供你到外國求學也還負擔得來，那麼，那個貸學金還是留給一些真正需要的人。」

現在，唉，史迪，你這一學期的自暴自棄，尚不知有沒有希望得到那筆貸學金呢！縱然我以前一直

不相信命運，如今，在腿斷之後，我顯得消極，只能愚昧自己，把一切過失都歸諸命運的播弄了。

我輕輕地嘆息一聲，對他們說：「你們的心意我知道了，你們也不必在心裏負擔些什麼，因為這次的意外是我自找的。」我把頭反朝着他們說：

「你們回去吧！我很疲倦，想休息。」

他們走了，但是史迪蒼白的臉色令我懷疑，好像失去了大量的血。我也聯想到我這次出事，必然是大量出血，一種模糊的感應立即產生而迅速清晰，我急不及待的按鈴叫了護士進來，我問她：

「我有沒有經過輸血呢？」

「呵！當然有，你失了那麼多血，不輸進血怎行呢！」護士小姐笑着說。

「多少？」我緊接下去問。

「嗯，確實的數字我不記得了，不過我可以和你查查。」

「都是我家人買的吗？」我想我馬上可知道真相了。

「不，一些是買的，因為血液缺乏，尤其是你的血型，所以大部份是你一位同學自願輸給你的。」我想我知道是誰了，記得一次學校檢驗各人的血型，班上只有我，史迪，和小何是屬於A B型血液的，小何的身子單薄，不可能是他，那麼，只剩一個史迪了。

我和史迪無論那一方面都極為相近，為什麼在性格方面却各走極端呢？

晚上，爸爸仍然來陪我，我睡不着，他不斷找些有趣的事和我說，我却心亂如麻，終於我問：

「爸爸，輸血給我的同學是誰？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你怎麼會知道？」爸爸錯愕地望着我說：「你那位同學再三囑咐我們不要告訴你的。」

「他不是叫史迪？」我顫着聲問。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他不肯說，不過他說他姓史。」

沒錯了，班上只有史迪一個人姓史。」

「他是你的好朋友？」爸爸問。

「不，不是的。」我急促地回答；以前種種錯處，如今追悔已晚，無比的痛苦在擴張，那屬於良知的。我看見爸爸眼中不解的神色，我立即說：「爸爸，假如我是一個很壞很壞的人，你和媽媽會原諒我的。」

嗎？」

「傻話，天下那個做父母的不原諒自己的孩子，問題出在於他是不是真的痛改前非。」爸爸慈祥的說，又問：「好端端怎會想到這個問題？」

我苦笑，可是我已經決定要向爸爸坦白一切了。我也不知道在另一刻我是否有勇氣坦然認錯，我必須趁現在我有認錯的勇氣，向爸爸陳述一切經過。

「爸爸，我給你說一個故事，好嗎？」

「好是好，但是你現在……」爸爸關心的說。

「我要現在說，爸，你好好地聽着。」

我吃力的說着，爸爸顯然十分用心傾聽，我更注意到他的臉色在逐漸變着。

「小亞，你這是在說……」爸爸打斷我的敘述。

「是的，我是在說我自己。」我代他接完那句他不忍說的話。

爸爸嚴肅的靜坐着，我担心，我失望，我痛苦，我搖着他，急着叫道：

「爸爸，你為什麼不說話，是不是你在生氣？爸爸，你說話呀！」

「唉！孩子，你太糊塗了。」爸爸嘆息一聲。

糊塗！不錯，真的，我所學到的是什麼？欺詐和虛偽，這一些人性的污點，連自己的爸爸都不原諒了。

這一刻中，我陷入極度的灰心，認錯其實不難，但是你又得到些什麼？我心裏拼命想耻笑那些說什麼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人，那些是騙人的。

「爸爸，你也別傷心了，我會解決自己的。」在傷心失望中，說出一句我從未想過的話。

「你說什麼？小亞，你知道你在胡扯些什麼？」爸爸低低聲呼喝，他顯然在生氣。

「我已經殘廢了，你們都不再愛我，你們都看不起我，我，我還活着做什麼？」

「這是誰胡說的？誰說我們不再愛你？有誰看不起你？」爸爸用力地握住我的手說：「無論如何，你還是爸爸最疼的孩子。昨日非，今日是，孩子，你不能再錯下去。」

盈盈淚水充滿了我的眼，我小聲地問：「爸爸，這是真的？」

爸爸認真地點頭。

我鬆了一口氣，充滿着感動和虔誠說：「爸爸，我會改的，我會的。」

「是的，爸爸相信你能改。」爸爸臉重綻開笑容，「現在睡吧，改天才談了。」我帶着滿足的心情，閉上眼，但是又睜開了，猶豫的問：

「爸爸，你和媽媽還是像以前一樣愛我嗎？」

「當然，比以前更多更深。」爸爸用溫熱的大手覆在我額頭，順勢蓋住我的眼睛，溫柔的說：「好，現在真的好好睡了。」

按爸爸的寓意，我一連寫了三封信，一封給史迪，一封給大水牛，一封給學校當局。

寫出這三封信後，我想我以後是絕對無顏再回去學校了。想想考試快舉行了，我焦急，想到師長和同學們對我的重新估價，我羞愧無及。

就在我徬徨在悔恨的煎熬中時，王老師和林老師竟然來看我。

「你的健康情形怎樣？」王老師關懷的問。

我苦笑地撫着右腿說：「醫生說一個星期後就可以回家休養了。」

談話中，我始終担心那一封信和林老師來的目的。

果然，他問：「小亞，你的信我們收到了，但是我們不能接受。」

「爲什麼？林老師，我不是很清楚地把事情說出來了麼？」我感到奇怪，難道他們不相信這一個事實。

「這就是今天要找談的原因，你說你自己把綱筆放在史迪的桌底陷害他，但是却另有一位同學承認是他做的。」

「誰？」我問。

「吳明剛。」

「是大水牛！」我大吃一驚。他怎麼會這樣優，不，不行，我不能讓他再記一個大過，我連忙說：「不，不是他，是我，吳明剛只是受我愚弄，成爲代罪的羔羊而已。」

「可是史迪這回却承認是他偷的，」林老師望着王老師說：「上次史迪是死都不承認他偷的。」

爲什麼他們要這樣？爲什麼？我想不通，就在這時，史迪和大水牛來了。

「好，史迪，吳明剛，你們來得正好，」林老師用手招他們走近說：「你們三人現在都在一塊，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支筆真的是我偷的，老師。」大水牛搶先說。

「不，是我偷，」史迪馬上更正，「老師，你們不是在我桌底下找到的嗎？我現在承認了。」

「你們都說謊！」史迪是被冤枉，大水牛只是被我利用。我不能忍受良知的鞭撻，我已經錯了太多了，不能再錯了，我喊着說：「真正的主謀是我，該受處罰的也是我。」

我轉回頭對史迪和大水牛說：「我很感激你們，只是一切的錯由我而起，一切後果還是要我來負擔的。」

他們想說話，我搖搖手阻止他們，「不要再搶着替我背起罪名，沒有用的，那會使我受到比失腿還要大的痛苦，如今我已醒悟，你們請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你們也不必再責備自己，那天從崖上失足是我的報應，與你們無關的。」

這時候，爸爸來了，我替他引見了衆人，林老師請爸爸到外邊去說，留下我、史迪、大水牛三人。

「史迪，謝謝你的輸血，不然我就活不了。」我衷心地向史迪道謝。

「啊，不不。」史迪紅着臉，又指着大水牛說，「你該感謝的是他，是他先冒險爬下山去爲你止血，施行人工呼吸的。」

「真的，也謝謝你了。」我轉向大水牛說，看他正不好意思地低下頭，我說：「來，大水牛，我們握手。」

他走了過來，難爲情的說：「小亞，我實在錯得太厲害了，我後來才知道你是特地到山上來找我的，想不到却害了你。」

「不，我該感謝你們，是你們使我醒過來，不然我的一生是虛度了，只生活在虛偽欺詐，勾心鬥角中，看不見生活的真理。」我奇怪我現在已經不大爲失去一隻脚而難過傷心了。

「考試近了，你們預備得怎樣？」我問。

「史迪現在爲我趕補功課，惡性補習。」大水牛衝着史迪一笑。

「是嗎？史迪，過去對你太多誤會，實在對不起，我希望以後還能和你競爭，惟有競爭才能激奮，

當然，我不要你故意讓我，那我會受不了了。」我停下來，看他一眼，又說：「我希望你現在不再是劃問號了？」

「不了不了，」史迪連忙搖頭，說：「我那時的態度實在太糟糕了。」然後他說：「我要向你道歉，我記得以前說你小心眼的事，事實上我比你更不如，那個時期，我竟把你當仇人，自暴自棄，你現在的氣度就比我好了多少倍了，想起來實在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提以前了好不好，讓我們重頭做起！」大水牛在旁邊說。

「好！」我說：「我現在先預祝你們考試成功。」

「謝謝，你呢？」史迪問：「你是不是也和我們一齊參加考試？」

「我？」我猶豫着：「我行嗎？我不大有信心了。」

「你行的，沒有人能比得上你。」史迪走上前來，用他的手捉緊我的，他熱烘烘的掌心好像灌輸了信心與勇氣進我身軀，我聽見他真誠的聲音：「你是勇敢的，你一定要站起來，爲你自己，也站給別人看，別忘了，你始終是那麼地傲然地站着。」

我感動能說不出話來。

「答應我們，你一定要參加考試，你會成功的，而且超越其他人，如你往日一樣。」

「我一定去參加考試的。」我咬着下唇說，視線又模糊了。

爸爸帶來一封信，是學校寄來的，裏面說把史迪的大過取銷了，但是也不打算要處罰我和大水牛兩人。

「爸爸，爲甚麼他們對我這樣寬容？」我問。

「信裏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只要一個人肯悔改，那麼就不必大事宣揚得使那個悔改的人頭也抬不起來見人，勢必走投無路，那只有逼他陷得更深，一錯再錯；真正的寬容原諒是讓他們有一個新的開始，讓他們和所有人一樣有平等機會去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前程。」

「至於模範生，學校還是讓你保持着，他們認爲你這一次是真正有資格成爲模範生的。」爸爸摸摸我的頭髮，我看見信中最後一行的幾個字：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爸，明天把我的課本帶來，我決定參加考試了，我不在乎我沒有一隻腳，讓我以往一切醜陋的性格和過失都隨它消逝，我的血液應該是清純的了。」

「這才好，才是爸爸值得自豪的孩子，爸爸從沒一刻爲你如此驕傲，爲的是我擁有一個你，一個知錯能改，而又勇於接受打擊的孩子。」

呵，那人性的逆流既急且險，慶幸我已渡過，一隻腳的失去，換來我心更大的安寧，我還有甚麼不滿足呢？

考試順利的過去，同學和老師給予我的協助，我畢生難忘，他們一點也沒有歧視我，反而比以往更加關懷我，處處關照我。

在舉行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戴用了哥哥送我的義足，走上台去領取畢業文憑，我走得很穩，沒有外人會知道我失去了一隻腳。在同時，也得知了史迪終於獲得了大學獎學金。

晚上，王老師特地來告訴我，說我又被錄取進大學先修班了，還有史迪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成績比我的更好；明天，我要去祝賀他。

該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是不？

在日記上，我這樣寫着：

「……雖然人生的道路漫長而未知，但是我不懼怕，我會接受打擊，也會勇敢的挑戰；不錯，如今我只有一隻腳，但是我絕不氣餒，我還是會向我所憧憬的目標邁進。」

風訊

□本刊上一期的戲劇專號，得到很好的反應；很多讀者寫信來說買不到了，我們歡迎直接向本社郵購。郵購辦法是將一元換成郵票寄來便可。

□專號的編輯工作雖然比平常一期繁重，我們還是決定繼續有計劃地做下去，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覺得這樣做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讀者的支持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最初，我們對專號的出版，並不太有信心，担心讀者是否會願意在同一期內看單一體裁的作品，經過詩專號和戲劇專號的出版，證明我們當初的顧慮是多餘的。我們說過：「不用腦筋，不肯思想的讀者是不會喜歡蕉風的，蕉風並不是一份跟隨慣性的刊物，我們希望蕉風有更多讀者，但是，絕不向慣性妥協。」這些話說明了我們的編輯政策；專號的受歡迎，證明這個政策應該堅持下去，蕉風情願失去一部份不用心的讀者，也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現在，我們已着手準備在六月份出版一個小說專號，小說專號的稿約刊在最後一頁。

□另一方面，我們也計劃約請作者們舉行座談會，在文學藝術的創作、翻譯、理論方面廣泛地交換意見，文學藝術的表現是最自由不過的事，意見儘有不同，但接觸面不妨加廣。我們希望這項工作能得到作者們的支持。

□儘管羅素的想法說涉有很多不為東方人同意，但我們不能因為不同意就否定。這一期，我們選輯了一些有關羅素的文字刊出，讓讀者了解這位逝世不久的哲學家的思想和作品，在短促的時間內，我們抱歉只能作概略式的綜合選輯。

□希臘是西方文化的搖籃，我們早已熟悉了莎孚和荷馬，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家了，這一期，我們譯介了這個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的一些現代的詩人作品。一般人只注視今日英、法、美詩人，其實，詩的世界廣闊得很，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問題在於是否有人作介紹的工作。拓展眼界，在詩的世界裡，沒有可仰止的高山，也沒有人可遮蓋衆眼。

□黃潤岳這期的閒思錄是「打倒……」，很能說明某一些心理。我們早已聽慣了有人高喊今天打倒誰，明天打倒誰，時代變了，喊的人不同，對象也換了，但打倒則一樣如故，好像人一定要打倒別人才覺得痛快，在政治上是這樣，在一些什麼運動上是這樣，在文壇上也是這樣。我們想，在一個合理的自由社會裡，在文學藝術上，應該是鼓勵表現，而不是鼓勵「打倒」，一個有理性的人不會喊打倒，喜歡打倒別人的人多是一些儘說別人壞話，忘了自己瘋狂的人。

□菊凡、雅蒙的小說都以學生和教師做刻劃的出發點，有的從學生的角度看教師，有的從教師的角度看學生，學校生活，不管是教師的或學生的，在這一問題時代，該是社會問題小說的一個適當表現焦點。

□柯彬在澳洲學藝術，他的第一篇散文在本刊刊出後，很得到好評，我們已約了他為本刊設計封面，也希望柯彬能聯絡更多的留學生為本刊供稿。

□本刊上一期「漢麗寶」一劇有兩頁排印互相倒對了，那是一二四頁的文字應該是一二五頁的，一二五頁的文字應該是一二四頁的，謹向讀者作者致歉。

定六月份出版■小說專號稿約

截稿日期是五月十日

定六月份出版的小說專號，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正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編輯室的選稿原則是只要好的作品：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5201
3600

208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70